

年

卷

期

12

12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I No. 12 (155)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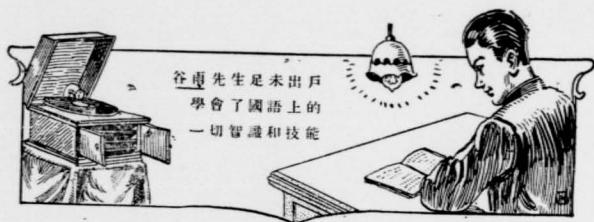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
第十二期



(第一五五號)

December 18, 1925

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家都知道國語的功用；
大家都有學習國語的志向；
所困難的，
是沒有學習國語的適當機關。

上海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國語科
就是為解除這層困難而創設的。

本科係由商務印書館聘請國語專家多人組織而成。開辦已有五年，學員遍於國內各省和南洋各地。各科講義由專家分任編輯，用最經濟的方法，能於很短的期間，使學者對於國語上的一切智識和技能，不但充分了解，且能應用自如。

身有教職或有他項業務，而欲求公餘之暇學習國語者，祇有加入本科，可以得着最美滿的效果。

◀全國國語運動大會期中的優待▶

- (1) 學費一次繳付者，原收十元；大會期中報名，祇收八元。
- (2) 學費分兩次繳付者，每次原收六元；大會期中報名，第一次祇收四元，第二次收六元。

報名處及索閱簡章處：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 一。各省商務印書館

京 華 勝 跡



余 康 齡 君 贈

湖 邊 疎 柳

禹之鼎人物真蹟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印

屏 聯 勝 幅

新 年

點綴必備
送禮佳品

另印價單
承索即寄

- 八 特 大
- 一 名人字畫選擇鄭重絕無贗鼎亂真
 - 二 選用上等宣貢金箋色澤古雅歷久愈佳
 - 三 印刷精良與真蹟絲毫不爽
 - 四 設色俱聘名手生香活色妍雅絕倫
 - 五 鈎金用上等赤金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變
 - 六 裝璜古雅堂幅軸頭用真紅木
 - 七 種類各色俱全尺寸大小悉備
 - 八 行銷既廣定價特別低廉



小說世界 第十二卷 第十二期

封面
與
插圖

捷克斯拉夫婦女之裝束
京華勝跡——禹之鼎人物真蹟

談話會……………楊小仲

永不泯滅的印象……………寒玉

□那一個……………王省齋

□英倫縊屍記……………南海馮六

□詩……………胡伯寬

書藏蔣文蔚





賊運……………奇獸

□有目者的不自由……………培

貓眼汽車……………寶康

小黃雀……………蔣用宏
寰

雙尸案……………張訥齋

□諺語考……………余康齡

失去的遺囑……………程小青

□捧腹談……………憶秋

□古城得寶錄……………天游



兩大雜誌 削減定價

東方雜誌

英語週刊

東方雜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英語週刊亦滿十年、兩誌銷行極廣、本年特價發行、訂閱者愈衆、此項特價、原定六月底截止、展期一月、現已滿期、茲自八月一日起、更將兩誌定價削減、以酬愛讀諸君之雅意、新舊定價、列表比較於下、

◀ 零售價目表 ▶

英 語 週 刊	東 方 雜 誌	
五 分 <small>(原定)</small>	二 角 <small>(原定)</small>	書 價
三 分 <small>(現改)</small>	二 分 半 <small>(現改)</small>	
二 分 <small>(國內及日本)</small>	八 分 <small>(國內及日本)</small>	郵 費
半 分 <small>(國外)</small>	二 分 <small>(國外)</small>	

◀ 預定價目表 ▶

英 語 週 刊	東 方 雜 誌		
全 年 廿 六 冊	全 年 廿 四 冊	半 年 十 二 冊	冊 數
國 內 及 日 本	國 內 及 日 本	國 內 及 日 本	地 域
國 外	國 外	國 外	
二 元 三 角	三 元	二 元 三 角	現 價
一 元 五 角	四 元 五 角	二 元 九 角 六 分	改 價
二 元 二 角 六 分	五 元 九 角 二 分	二 元 二 角 四 分	連 郵 費
三 元 零 四 分	四 元 四 角 八 分		定 價
	一 元 二 角		
	七 角 八 分		
	一 元 二 角 三 分		
	一 元 六 角 二 分		

◀ 訂 閱 處 ▶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省

禮券

精彩
饋贈
最宜

本館發行五彩泥金精印禮券
歷有年所信用卓著凡本館圖
書儀器文具筆墨牋紙均可憑
券兌取式樣精雅裝璜富麗喜
慶送禮親友饋贈最為相宜學
校用以給獎亦必備受歡迎

分

二角
五角

一元
二元
五元

五種

商務印書館
謹啟

軍界人員不分老幼皆可
由韋廉士大

王長瑞君



之玉照

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得獲體壯力健

請觀本頁所刊
照片一輕
係三年省
軍官老一
者前清
統領現
下告退
休養二
泉此係
君皆下
由名補
馳健腦
之聖藥
韋廉士
大醫生
紅色補
丸得獲
精神充
足身體
強健也

少年軍官之證據

其所患係瘋濕疼痛

哈爾濱中央陸軍第十九混成旅騎兵營司務長王長瑞先生來云
人自幼充差前因移軍行旅身受潮濕腰背酸痛晝夜不能安
神耗散飲食減少身體日虛肌肉消瘦面現黃色頭暈盜汗屢延
醫診治毫不見效幸逢友人張殿臣君述及彼曾患瘋濕骨痛服
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治愈鄙人信從其言即在本埠購服
服至三四日即覺身體有力酸痛亦輕飲食加增又能安睡二瓶
愈大半續服六瓶竟獲全愈深感韋廉士紅色補丸之奇功使我



前清統領

楊鳴岐君

發時愈雖服中藥止而復發後經友人介紹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
數瓶之後大見奇效今已年餘竟不復發感激之私無以為報茲特
鳴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特
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
瓶八元郵奉送老少皆宜之證書小書如欲索取須寄
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談話會

楊小仲

這天是禮拜六的晚上，董太太家裏，照例的談話會，今天却更其熱鬧。特製的精細點心，和應時的名花鮮菓，陳列在桌上；清冽的茶香，醉人的煙味，騰滿了全屋；賓主們，懽欣的談着，笑着，有的還低聲唱着輕細的歌曲。

董太太今年五十多歲了，孀居二十餘年，到現在更其感到寂寞的淒涼。這種有興趣的集會，在伊亦不過視爲一種無聊消遣。伊歡喜聽別人談說社會上的，出於意外的使人驚人悲使人怒的事情。伊固然沒有力量去解決這些事情，亦不去批評他，伊以爲人是不配批評人的。伊的朋友，知道伊的嗜好，都多方搜集報紙上所訪察不及的，或者不敢登載，不便登載的事實，來告訴伊。所以凡是赴會的人，肚裏至少帶來一件可以奉告的奇事，方才算是不辜負了主人的款待。

今晚來的客人，比往常多了兩倍以上，先知的老僕王矮子，料定今晚的集會，一定要很長的時間了。於是多煎了幾壺濃茶，加製了許

多點心，準備他們作長夜之談。

這邊大廳上，談話會已經開始了。

肥胖的陳太太，首先說了一件親眼看見的一個婦人。

一個婦人

我有一個最知己的朋友，從小我們就是同學，現在雖則彼此都漸漸老了，但感情却是有增無減的。在我煩悶的時候，常常到他那裏去聚談，有時我們還打小牌。和我們打牌的夥伴當中，有一位是伊房東家的三先生的夫人。伊是寧波人，相貌很美，我最喜歡伊那笑時的眼睛，和那紅嘴唇襯着潔白的牙齒，年紀已有三十多了。我們都稱呼伊三嫂嫂，去年生產一個兒子，他們一家，都非常歡悅，今年週歲，還着實熱鬧了一天。但是我常常到他家去，却始終沒有遇見那位三先生回家。這是很普通的，上海漂亮的時髦人，對於自己的家庭妻室，絲毫沒有感情，却向着毫不相關的人，求情乞愛哩。

有一天，晚飯後，我到伊家去，經過客堂，看見這位三嫂嫂，坐在客堂裏，手中抱着小孩，滿面凝着冰冷鐵青的神氣，一聲不響，睜着黑大的眼睛，望着地上，氣喘吁吁地，伊亦不理會我的招呼，我很奇怪，或者伊家庭裏起了什麼爭端。我走進我朋友的房，伊亦是面上籠罩着神祕，似乎很留心外面的事情。我正待要問伊，忽聽得外面，伊說：「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情願死！吵個決裂，……死亦不讓他好好過去。」伊的聲音，憤激慘厲發着抖，我和我的朋友，都怔住了。這時他家二先生的夫人，已經從樓上走下來，勸伊忍耐些，不要焦怒。伊暴躁着，跺着腳說：「我立刻去找他，和他拚命，大家拚了算歇。」說着，把小孩放在椅上，自己直往樓上走去，小孩子放大了聲音哭了。這時我亦隨着我的朋友，走出來，一個女傭把小孩抱起，一齊趕到樓上，要去阻止伊，我祇是在客堂裏徘徊觀看，不知其所以然。伊見有人阻當，更其發怒，用力把門關上，二嫂嫂在門外問說：「你到那裏去？」伊大聲說：「不到那

裏去，出去散散心。」歇了一下，在小孩哭聲，衆人說話嘈雜聲中，伊忽的開了房門，直衝下樓來。身上換了一件黑衣裳，二嫂嫂連連拖着伊的袖子說：「你不能去，要顧顧臉。」伊慘叫着說：「我有錢，我看我的戲。」二嫂嫂焦躁的說：「不讓你去，你不許去！」伊亦不回答話，用力掙扎着，向外面跑，伊跳着，喊着，神經亂了。我在旁看見，覺得伊是癡了。這時伊的力氣，誰也不是伊的敵手，擺脫衆人，一直開了門，跑了出去。伊們覺得很失望，很恐慌，商議了一下，二嫂嫂決計跟隨伊去，於是亦就趕了出去，小孩子失了母親，又見衆人這般紛擾，哭得更加利害。

我被好奇心鼓動，急於要知道這件事的內幕，我的朋友很詳細的告訴我。

伊開口第一句說：「這個婦人，完全孽由自作呵！」（以下是伊的事實）

伊是一個孀婦，夫死的時候，立志守節，伊家亦是寧波望族，很器重伊的志向，給了他一筆養老金，

並且分給伊房屋田地，伊帶了一個七歲的女兒過活，倒亦無憂無慮的了。

前年，房東三先生，到寧波經營商業。失敗了，心中煩悶，常到伊家隔壁的一個朋友家賭博。伊却常到這家來往，因此和這位三先生認識了。三先生因營業失敗，心無寄託，於是設法勾引了伊的愛情，伊年輕不甘寂寞，受了他的誘惑。不久就同來上海，商策終身之計，三先生的命令；必須將所有現金財物，隨身帶來；而七歲的親生骨肉女兒，須永遠離絕，不相往來。伊爲愛情所迷，願於忍心聽命，寫了一封信，交女兒帶回，自己永不再返故土。

伊家得此消息，很爲憤怒。亟派人到滬，勸伊悔悟，已成過去之事，不追究。並告訴伊女兒在家想念，日夜啼哭欲死。伊心堅持不變，絕不返顧。伊家無可奈何，登報申明脫離關係，把伊的田地房屋，分派別房，伊爲了愛情，犧牲了名節和愛女。

如果，果然能從此相安，這亦是終身大事。再醜，在現時代本不成問題。但是——

三先生，却已經有妻的了。在名份上，很不方便，伊本亦不在這上面爭論，祇要能保持他的愛情。於是把伊另外寄住在二哥的家裏，不和本妻見面。

三先生是營業失敗的，對於金錢，是存一種特別感情的。伊既存心競爭，要保持他的愛情，就把帶來的金錢，都供給三先生。可惜，數目有限，一個在內地養老送終的盤費，怎經得起上海漂亮人的揮霍，不久就完了。我們不敢說三先生因為伊錢盡了就和伊冷淡；但我們敢說，一個人對於一個女人，在未得到之前，愛情是十二分的，既得到之後，逐漸的退落，終而至於零點。三先生和伊是我們這話的證據。

三先生不愛伊了，輕視伊，亦覺得伊的品格，太下賤了。再想不到伊是為的他，不來顧憐伊，生活上必需，亦不供給了。可憐進退失據的伊，這時感到懊

悔，但是遲了。伊越是想設法挽回愛情。但三先生已存了賤視的心，一舉一動，更覺得討厭可憎，從此不常到伊這裏來，不得已的敷衍，約定每星期六來一次。

今年伊產了一個兒子，三先生年紀亦不小了，還沒有兒子，這樣不勞而獲，自然是很歡喜的。就是他們一家，亦是非常歡喜，而對於伊的感情，一天天下落，沒有回復的希望了。伊病了，三先生全不看顧，伊醫藥費亦不肯拿回來，全家都希冀伊死了乾淨，因為這種人留在家中，很無榮光。但是伊還愛戀世情，不能如他們的意願，伊的病又好。

近來，三先生更不常來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到今天已是第四個禮拜了。伊忍耐，焦急，憤妬，哭泣，悔恨，鬧了好幾次。今天聽人說三先生在第一台看戲，伊按捺不住了，所以有這樣的舉動。二嫂嫂表面上，是顧憐伊，實在是受了三先生的委託，監視伊。

我聽了我朋友的話，這纔瞭然伊的情形，人生大都把痛苦隱藏起來，誰亦不知誰的內幕，世界的表面，沒有一個不是歡樂愉快的呵！我們正說話的時候，二嫂嫂拖了伊回來了。伊這時精神消散，如同戰敗的勇士，低了頭，跟隨進了門，倒身椅上，手掩着面，放聲大哭，伊抽咽着，心中的鬱悶，悲傷，難言之隱，盡情從哭聲中宣洩出來。旁觀的我，亦不禁傷心，滴下幾點眼淚，我不忍再走下去，就告別了回家。

隔了幾天，我又遇見我的朋友，談起這事，知道當夜我回家之後，這位三嫂嫂回到房裏，背人吞了金戒指，明天經女傭發覺，趕忙送醫院醫治，得救了性命。我對朋友說，照當夜的情形，我亦就料想到伊，或者要走上這條路。我又問說：「三先生，總應當回來看伊了。」伊回答我說：「並不回來，僅僅差人告訴伊，叫伊忍耐些，鬧決裂了，沒有益處的。」我又問：「那末三嫂嫂，這兩天是怎樣情景呢？」伊回答說：「倒亦相安無事了，果正在那裏靜心忍

耐哩。」

陳太太說完了，這段事實，末後向着衆人說：「諸位對於這位三嫂嫂，存何種感想；茫茫的來日，伊的生命路，上，不能再見光明。」

衆人默而無言，似乎代三嫂嫂籌劃來日哩。

這時坐在董太太旁邊一位穿着樸素衣服的王小姐，很亢爽的說：「男子的心腸，太靠不住了。無論經多少次的革命，總不能改革他們對於女子的人格和道德；就是一般智識界裏，自名最文明爲羣衆表率的人，所作所爲，亦是和他的言論相反。我以為這種戴着學者假面具，而行出卑污的行爲，比那自認盜賊，不諱惡行的人，罪孽更是加甚些。」伊已有三十多歲，在本縣女子中學充教員，伊抱定獨身主義，立志不出嫁，伊平常言論中，早把男子視爲毫無價值。今年伊又說了這番話，衆人料定有一件可驚可愕的事了，都靜着氣留心聽着伊。

伊很憤慨的，很激昂的，說出一件離奇的離婚。

離奇的離婚

沈念英自新文化盛行以來，他乘雲昇天，著作極多。我們無論報紙上，雜誌上，時時可以看見他的大名，和他的高論，實在他何嘗有什麼根本研究，不過掇拾他人學識，和負販幾本外國書籍，在中國這種混亂時代，他於是目空一切，惟我獨尊，雄談濶論，疵病百出，經人指摘，則厚顏忍受。這亦不獨沈念英如此，現在這般自名大文豪，自名文藝家，誰都犯這種通病，不如此，不能成功，不能享大名。

沈念英，最初是蘇州的中學校教員，碌碌無所表見，鬱鬱不得志，家中負擔不輕，他極能謹慎做他的職務。妻曹氏，亦在學校裏讀過書，伊確是他的賢內助，他微薄的進款，而能措置裕如，不使他有內顧之憂，實在是曹氏的力量。他在朋友面前，亦很誇獎他夫人的賢德。

不久，他隨着新文化的潮流，把自己的名字，逐漸擡高，一般盲從的，都來崇拜他了。他於是用了高妙手段，襲

取本地一所最大的高小學校校長的位置。因此他昇官發財，既富且貴，得意忘形。此後的沈念英，非昔可比了，一躍而為當地教育界的盟主。而他的性格，亦變為闊綽，豪爽，放縱的了。這時候，在學界中，認識了一位和他同姓的女士。他們由信仰，而忻慕，而結交，而相愛。愛度逐漸高了，對於本妻曹氏，感情一天天疏淡。曹氏亦覺得自己妨害他們的前途，很不自安，向他請求離婚。他果然能排除一切阻礙，毅然與曹氏離異，和新愛結婚，推翻舊道德，亦不失為一個我行我是，有主義的人。但是他畏首畏尾，不敢決斷，無故與本妻離婚，是一件招人議論的事情，況且他們同姓，更是違犯中國婚姻制度，不敢冒這大不韙。他不允許曹氏的請求，而要他變相的依從，就是與曹氏為夫婦之名義，實際上，和同姓女士為夫婦，以為遮掩旁人耳目。但是過了不久，仍覺不暢於心，捐棄了一切名譽，聲望，家庭，事業。和這位同姓女士，到了日本去，度他快樂光陰，可憐忠厚懦弱的曹氏，還日日盼望他覺悟了回來呢。

這樁事實，還有一點點附帶的新聞；這位同姓女士的家庭，極爲殷富，伊手裏亦有很豐厚的積蓄。沈念英自然識伊以後，就把事業心沖淡了，更何必再去從事那最煩惱，無聊，勞心傷神的生活呢。真的，人又不發獸，有福不會享，所以沈念英一去不復歸了。

大衆聽了伊說完了這件新聞，沒有人敢對於這些事加以意見。老僕王矮子，早換上了熱茶點心。董太太今天很高興，叫人把窗上的帘子，都掀了起來，讓月光射進，一面遂可以玩賞明月。

坐在軟椅上的郭太太，端着茶杯，向衆人說：「讓我換換胃口，講一樁家庭的苦事罷，或許是我們耳朵裏從未聽過的，亦許說出之後，又覺得是極平常的。」伊一口氣喝完杯子裏茶，把杯子放在茶几上，開始說：「我這故事的名稱，就用『殘忍的死』四個字。」

殘忍的死

這事發生在我同住的弄內，僅僅是兩星期前的事。

我們這街很大，住的人家很不少，生活的等級，實在難以計數了；最高等的，很簡單的家庭，住了三上三下大房屋，使用的人，比主人多幾倍；最低等的，一所跨進了門，就是客堂，沒有天井，稱東洋房子，一上一下，又矮又狹的房裏，同居的至多有三四姓。他們說不到什麼衛生，空氣舒適，他們不過是寄生的小生命，在這裏延長他的壽命，等候那末日來臨。

這一家姓孫，是從寧波遷移來的，他們小小的家庭，一共五人，却分了三代。所依靠的，是當中心代的兒子，他年紀二十四五歲，在一家工廠裏做工人。父親亦不過四十多歲，他卻沒有職業，兒子是應當供養的，他除了每天喝酒，吃得醉醺醺，喊着破鑼般的喉嚨，罵這個罵那個，以外就是立在街口的雜貨店門前，看看街上的風景，手裏捧着瓜子，或者花生米，嘴裏連連吃着。這位少年的母親，去世很早，亦不知他在這種父親手下怎樣生長成人。他前年結了婚，去年就生育了一個兒子。他的夫人，常是梳

了一條辮子，樣子很稚小，不像已經是做母親的，容貌還算清秀，膚色表示伊是患寡血症。伊不輕易出來，很少見伊和人嘻笑談話，伊穩重的態度，能脫去那下級寧波婦人的惡習。他另外還有個小兄弟，年紀祇十一二歲，並不是他母親生的，就是這小孩亦認不識他的母親，但是他父親却非常的疼愛他。有人說是他父親的外遇生育的。這小孩相貌很醜劣，面上常是塗着污泥，穿着破污的衣服，頭上頂了滿頭醫治不好的癩痢。

他們共總租了一家東洋房子的客堂間，鋪了兩張牀，擺了一張桌子，燒飯的鍋爐，就擱置在牆角邊，這房子裏的情形，是灰塵，污穢，紊亂。他的夫人，每日盡力三次吃，更沒有空餘力量來收拾。這位少年，每天色發白，就到工廠裏去，一直到晚上方回家。惟有他父親，始終能保守他空閒散淡的生活，似乎一個擁了萬頃田的隱士。這癩痢小孩，終日和一般頑童，在弄內滾錢，丟石子，造房子玩耍。

這種簡單窮困的生活，在我們街內，並不祇是他一

家，所以亦沒有人去特別注意到他們。

一天的下午，街裏忽發生一樁新聞，說是這位少年服了毒了。人是大概都歡喜聽新鮮的事體，看希奇的形狀，於是這素來冷落的門前，這時却聚集無數的人，圍緊在他家門前，訪問着，討論着，評判着，傳說着，慨嘆着，不到一時，這新聞就傳遍了廣大的街內。

我家周媽，費了半天時間，回來報告給我聽，我因此知道得很詳細。

亦不知是這位少年的忠厚恭順呢，還是他父親的嚴厲壓迫；他從來沒有敢對他父親有一次的反抗。他是一個工人，所得的工錢，要支持一個家，確乎有些吃力，他不敢多用一個錢，就是他夫人亦從未添製一件衣裳。所得的工錢，完全作家用，和供給他父親的用途，但是總不得使他父親舒適快樂，因此他挨受不少詛咒痛罵，他亦祇是忍受着。

今年五月三十的事變，他的工廠罷工了，他閒坐在

家兩個多月，領了些微小的貼費，他家的苦境，亦可算是到了極點了。但他父親的火氣，因窮的激動，更是容易發作，日日在家叫罵。後來工廠開工了，他準備要儘先還了這兩個月來的賒欠挪借的債務，他父親不同意，並且還向他提出兩件事情：第一，他年老怕寒，天氣漸漸冷了，要他兒子趕緊製一件羊皮袍。第二，癩痢頭小孩，亦到了讀書年紀，阿弟讀書，當然是阿哥的責任，要叫他送去讀書，學校裏先要預繳三個月學費，亦要他趕速籌備。他自接了他父親的命令，不敢有絲毫的反駁，非常焦急，有幾夜不能睡覺，有一夜他垂着淚向他夫人說：「我想祇有死的一條路了！」他夫人以爲他的急話，當時安慰了幾句，亦並不在意。第二天，他直到半夜裏才回家，精神很是疲乏，不發一言，倒臥牀上睡了。明天早上，他推說有病，不能起來，他夫人有點疑心，問他，他亦不說什麼，他的父親亦不來顧問到他。一直到下午三點鐘，他服毒的景象顯著了。他夫人再問他，他亦直認不諱，這時他很是難受，執着

他夫人的手，眼裏垂着眼淚，似乎有許多說不出的話，他妻於是驚張起來，轟傳了全街，就是許多人圍聚在他門前的時候。

後來被街內一位慈善家知道了，立刻差人拿了名片叫他們送他到醫院去醫治。等到了醫院，已經是七竅流血，醫生回絕失望，到第二天的早晨，他就一瞑不視，脫離了這個世界。

於是他家悲哀的情狀，亦值得人們注意了。這少年死後的第二天，我偶然走到他家門前，立着觀看，這時門前已立了不少人。他們正送了他的棺柩到義塚上厝葬回來，他的父親坐在桌前，桌上放了許多瓶碗和空酒瓶，兩隻手支着那鐵青的呆板的可畏的面孔，眼睛發了赤，露着兇狠的眼光。他的夫人，坐在牀沿上，披散着頭髮，眼睛皮都浮腫了，手裏還抱着嬰兒吃乳，一滴滴眼淚，都滴在小孩身上。癩痢小孩，坐在門檻上，若無其事的，檢那略爲整齊的石塊，放在衣袋裏。全屋一點聲息沒有，完全籠

罩在死的境域中，我不忍再去看下去，默然歸來。

從傳說中，知道他父親非常的悲傷，由悲傷變態為憤恨。他不許他夫人穿孝服，不許哭，亦不許化銓，他說，他沒有這個兒子，這種手段太毒辣了，他忘掉了他還有父親活着。真的，他的生命依靠，完全斷絕了，他的手段，果然是殘忍了。

一天的夜裏，時候已經午夜三點鐘了，街內有兩個人，從外間回來，看見一團火光，在他門前閃動，一明一暗的許多時候。於是就指定說是人們常說的鬼火，一定是他靈魂不散，不能忘記家中，回來察看的，明天這一段奇聞，就傳遍了全街，大眾都替這靈魂推想，既然這般不能忘記家中，又何必尋死呢！或者他沒有料到死後的悲哀，是這樣的；或者他悔了麼，從睡夢中去安慰他們麼？靈魂之說，也許是確實的，他的回來，也許是不能免的。

不久他家就遷移了，可惜，沒有人去問明他的去向。不知他父親的羊皮袍，有沒有穿到身上的時日，那癩痢

小孩，到學校去讀書的志願，何年何月能夠實現，這是我所要知道的，而終於不能知曉的了。

郭太太說完了，嘆息的微聲，發於四座，悲哀的意味，直浸到各人心裏，都噤於發言了。座後的楊太太，長嘆了一聲說：「你所說的，確乎是悲傷的了。我今天所想說的，與此略同，但是還要加甚些，現在亦把他說了罷。」衆人都非常的歡喜，聚精會神的聽着。這原是很奇怪的劇場裏悲劇叫座的力量，超過喜劇和滑稽劇。

楊太太沉吟了半響，末後說：「我這件事情，就叫着『還有比這個更悲哀的麼？』」

還有比這個更悲哀的麼

伊家原是住在內地的，八年前，伊兒子在上海得了一個位置，這個位置，比較在他家鄉的職業，要勝過了幾倍，因此就把伊這簡單的家庭，遷移到上海來。我們和他家，雖然是疏遠的親戚，但在家鄉，並不很來往，到了上海之後，異地遇鄉親，却漸漸地親熱了。

論起伊這個家庭，真是從萬苦千難的境界裏逃出來的，伊率領了這個唯一的兒子，和厄運窮困戰鬥，一直到現在七十多歲，伊沒有得到一天享福的日子。到後來，還要遭這悲痛無極的傷心之事，真不知天公待伊，何以這般的刻薄。

伊三十多歲，丈夫就死了，這當然是伊畢生可以紀念的事。伊丈夫在衙門裏管理錢糧，因為和朋友合股營業，失敗了，拖虧了公款，被上司逼迫，無奈吞煙死了。臨死的時候，枕在伊手臂上，指着那不滿十歲的兒子託付伊，無論如何，要撫養他成人，保持宗祀不絕，贖他的罪過。因此他家貧窮到極點了，所有的些微的積蓄，都用在官司上。伊孑然一身，憑着伊的十指女工，養活伊那寶貴的兒子，和那一大一小的女兒，伊壓抑了自己的心氣，勤勤懇懇，祇求不負丈夫死時的囑託。這樣二十多年，伊勤儉刻苦，不依賴，不請求，不希望他人的照顧。撫育兒子成立，娶了妻，兩個女兒亦出了嫁，伊至此方始舒了一口氣，從此

可以卸却責任了。

伊對於教養這個兒子，確也煞費心機，太放寬了，又怕隨俗流化，不能成人；嚴厲了，又怕損壞他的身體，像他這種嬌養獨生兒子，幸而他能不負伊的苦節，浸潤在伊慈愛教育之下，養成一個知甘識苦的老成可靠的青年。他見他母親艱辛可憐，急於想使伊能休養餘年，稍盡他圖報的孝心。所以他第一次在家鄉得了一個小職業，他就刻苦自己，省下了錢，都來孝敬伊，伊當然亦能稍自安慰了。

但是伊遇到不如意的事了，伊的媳婦很不能稱伊的意，不合伊家的格式，身體亦很弱，性格却暴烈。自此伊家起了不安的景象，伊偶而想起以後的家庭，要委託伊媳婦之手，不禁生了隱憂之心。結婚了五六年，子嗣消息，依舊杳然，伊對於宗祀一層，亦很覺失望。在這時候，伊的媳婦，亦就染病棄世，伊的心裏，亦不能斷定是喜是悲，但像伊家這種光景，一娶一死，亦足以使伊家破產了。這幾

年當中，伊又先後進到悲慘的境遇，大女婿在外經商，死在外鄉，大女兒聞信之後，亦就悲傷成病死了。小女兒的兩個兒子，在一年中患時疫死了。伊垂老的年境，眼見小輩凋零，使伊更深嘗人生的滋味，伊更是傷感到自己所未了的責任。在就這時節，伊兒子得了上海的位置，就迎伊到上海來。

伊的生活另又開了新紀元了。伊幫助兒子計算節儉，雖然進款加增，伊絲毫不改變往日的態度。最大的目的是怎樣能重整以前的家業。這樣又過了三四年，伊兒子亦將近四十歲，頭髮亦有些發白了，再不續娶，這宗祀一層，將怎樣對待祖宗，這亦是伊日夜憂心，不能解決的。伊積極進行，果能如伊心願，又娶得媳婦了。不久就產生一個孫子，這真是天從人願，素常羨慕人家含飴抱孫，現在伊七十餘歲老嫗，亦居然得到這種快樂。於是枯寂冷冰的家庭，生出融和之氣，伊的一身責任，亦可告無罪了。

伊家自經了妻妻育子，艱辛積蓄的微薄家產，又起

了恐慌。伊爲了孫子的將來，更不能不督飭子婦竭力省儉，預爲他日之計。但近來的上海生活增高，百物騰貴，事業不增添，謀生者加多。伊兒子的原來位置，本甚尋常，但謀伺者多，時時防備人來傾軋。他更是謹慎他的職務，不辭勞苦，以博當事的歡心。

他多經憂患的身體，精力和年齡不相符合；他時常顯出疲乏勞頓萎靡的神氣，壯年的英氣魄力，盡行消散。而他的職務，却是繁劇瑣碎，他愈覺得老境加增。他母親雖然亦有些憂愁，但亦無法可以使他休息。今年的春天，他的身體更是衰弱，稍經煩雜的事情，就要患病，爲了職務的關係，又不得不力疾從公。有一次他爲了公事，出了一次遠門，辛苦過度，吐了一次血。照例可以公司告假休息，但在這假期以內的薪水，要扣除一半，他負擔逐漸加重的家庭，却經受不起這損失，亦就拖延下去，勉強支撐。在他母親面前，恐怕老人擔憂，假說無病，實則此時已深種了肺病之根。他帶着病，不振作的精神，還得要處理繁

重的事務。他的病更是深了，飲食亦減了，人亦一天天消瘦了，行路動作，亦都滯緩了。母親覺得他的病狀，叮囑休養，他亦祇是推托不聽從，不承認自己有病。

初夏的時候，他終於病倒，臥牀不能起，他的力量，實在不能支持了。這時母親纔知道他的病深了，急於請醫生醫治。上海的醫生，身價是最高的，自以為有帝王之尊，人家都是來仰求於他的；訂了苛刻的條例，收取昂貴的診金。家境平常人家，就沒有力量請醫治病。但要想仰仗他從死神手裏奪回生命來，亦祇得忍着痛，出了重大的代價，請來診治。所以伊這時，不顧一切，以前辛苦微薄的積蓄，一齊拿了出來，用在兒子身上。伊這般老的年紀，所最重視的，最寶貴的，祇有伊這唯一的兒子。世界上，沒有可以和伊兒子比擬的了。但那殘酷的醫生，却宣告說他已經是癆病第二時期，很難有希望的了。頓時他家起了重大恐慌，似乎全地球傾覆了，他家將要毀滅了，伊不信伊終身愛護的兒子，忽然遭這般危險。伊神經昏亂了，伊

要把上海所有的醫生，都請了來醫治他的兒子；要吃遍所有可以醫治人病的藥；伊崇拜醫生，迷信醫生，以為醫生操有生之權。伊懇求他們，向他們叩頭，但醫生們都是同一的語調回說，沒有這能力能救他。伊悲愴，伊失望，伊知道人是無能為力的了，伊祇有哀求養育萬物的天神神明。伊日夜焚香誦經禱祝，伊向着天跪，很久的跪着，伊哭泣，亦不能說什麼，伊祇要神明來鑒着伊的心；不應該使伊兒子死，伊申辨無罪，不該受這嚴重的刑罰。伊情願代替伊兒子的死，兒子是伊的靈魂，是伊的心，奪了靈魂，抓去了心，生存亦無益，亦無生趣。兒子責任大，全家的責任，以後的命運，全在他身上，況且伊已經這般老了，應該留了兒子。但是天公神明，沒有眼睛，不能看見伊的心；沒有耳朵，可以聽伊的禱語；全不依照伊的請求，伊兒子的病依然是一天天加重了。他亦知道自己的病重了，但不信就至於死，他安慰母親，相依為命的四十餘年，決不致就離開伊。他還時時執着母親的手，看着那慈祥的臉，

問說些家常的話，偶而說到將來以後的事情，伊就不覺悲愴，背着臉掛下淚來。

這時伊家的家庭，完全籠罩在慘淡悲哀的境界裏：他的結婚不久的妻子，抱着那方纔週歲的兒子，每日流着眼淚，在他旁邊服侍着。伊不知自己的命運，將要怎樣，眼見終身依靠的人，將近絕望。而懷抱中的稚子，悠悠的來日，怎樣安度過去。再看見目下的情狀，又不禁寒心。這亦不僅是伊，天下爲人母的，實在亦都要觸目驚心啊！

伊們終於沒有這個能力，來挽回這個大厄運，他的病已至不能救藥，醫生亦回絕了。伊們無論行什麼方法，統歸失敗，伊的心亦死了，這時纔知道天公神明，是這般殘忍無情理。伊看守在他旁邊，他已經不能說話，偶而說出幾個字，亦祇略表些意思。大家各以各的眼睛相對看着，含了萬分說不出的心事。他們不忍一刻分開，他們都知道這長期離別，將要來臨，在這一身聚首的最末後的一期，這種人生的悲哀，是怎樣的慘痛呵！

他竟死了，他亦沒有什麼遺囑，實在他亦無可說的了；一切都是他捨不得拋棄的，然而到這時他亦祇得拋棄了。他死後，伊亦不能哭，哭亦沒有眼淚；哭泣僅是表示悲傷的初步，悲傷的極點，不是哭泣所能表示的了。伊曾有幾次要跟隨他死，被媳婦和旁人止住了，人們祇知死是悲哀的，不知像這樣的生存，實在比死還要加幾倍的悲哀哩！伊代他辦理後事，伊本意是要他養老送終，料理伊的後事的，却不料反使伊來料理他，伊怎能不傷心。這時伊家的家產，經了他長時期的疾病，已消耗了大半，所餘無幾了。伊對於兒子那已失了靈魂的軀殼，還存十二分的愛心；衣衾棺木，不肯一絲潦草，必要豐厚安適，方纔算不負他辛苦一生。伊亦不替自己以後生活着想，伊覺得伊在這個世界，虛無渺茫，如同沒有一樣，一切都是和伊沒有感情，都沒有關係，伊不過是一個孤獨飄零的老年人。

從此後伊和兒子永決了，不能再見他了，但是伊腦

經內所印的痕跡，什麼時候方能消滅；伊的悲哀，什麼時候方能停止。伊的神經錯亂了，知識亦遲鈍了，飲食起居全不在意，伊看自己的生命，雖生猶死。有些人勸伊離開這繁華昂貴毫無依靠的上海，即時回到家鄉去。伊亦不願，伊說，這是他住的，他死在這裏的，怎能離開使他孤獨在這裏。伊天天望着懸掛壁間上的照片，呆想，要使他的照片活動，從鏡框中走了下來；每夜從濃睡中跳了起來，執着燈，到各處搜尋，覺得他隱藏在家中；伊無論吃什麼東西，就是每天的三餐飯，預先總要在他的照片前供祭；伊終日喊着他的名字，和他生存時一般談說；家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伊就喊着告訴他，甚至一天用幾個錢，什麼人來他家，他都要喊着告訴他；別人寫來的信，或者寫出去的信，亦要攤在供桌上，給他觀看；偶而燭頭上結了花，伊就說他已經看過了；一切的工具，一切陳設，伊都不絲毫改變移動；伊不能看見伊的孫子，見了，就想起伊兒子的幼時，使伊心裏難受，就要跳起來喊哭；伊說，「世界上這麼多人，為什麼單死我的兒子？」伊情願把一切所有的，換伊兒子的生命。伊說：「我怎麼能沒有兒子呢？我亦不要他飛黃騰達，那怕他是殘廢，瞎子聾子，祇要在我

身邊，我寧願服侍他。」

伊終日這般失了常度，如醉如癡的；精神更是頹唐了，眼睛亦昏花，幾於不能看見了；耳朵亦漸漸重聽了；可憐伊衰弱的晚境，怎禁得起這重量的悲哀壓迫呵！

我和伊家，住的很近，自從伊兒子病時，我常去幫助伊，看視伊，伊兒子死後，我常去安慰伊；但是走到伊家，目見這種情形，諸位想，一句什麼話方纔能安慰伊呢？真的，有什麼方法，能分開伊的悲哀呀！

這時，鐘上已經一點多了，月亮已經歪斜了過去。衆人如同受了催眠術方纔醒了過來，彼此面目相覷的，不敢贊說一句話。深夜的寒氣，直凜逼各人的心裏，骨裏燦爛的燈光，在各人張了翳的眼前，都變爲暗淡了。許多僕人，都蜷着坐在屋沿下打盹。王矮子又換上了熱茶。

靜默了半晌，一位客人，忽的立起來說：「今天的會，應該即刻告終了，我想諸位，沒有這勇氣再講下去，或者再聽下去。」

主人董太太微微點點頭說：「好，散會罷。但是我希望下次會裏，亦有能像今天所講的事情，或者還有再勝一點的，那更是歡迎的了。」

投資

儲蓄，爲投資補助之機關，假如時局平安，百業興盛，投資過多之時，金錢無可安放，則惟有儲蓄之一法，又如時局混亂，百業衰敗，投資危險之時，金錢無處安放，亦惟有儲蓄之一法，蓋一則以儲蓄爲尾閭之洩，一則以儲蓄爲保障之方，皆大有益於經濟全局也，故混亂時之儲蓄機關，第一當注意於儲戶之能安心，本會深知此義，故辦事無論大小，不稍苟且，保障不但正確，且極鉅大，故儲戶之多，實於亞東首屈一指，非偶然也，如欲穩妥而求安心之儲戶，速來本會儲蓄，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
多亞路七號

愛
萬國儲蓄會



永不泯滅的印象

寒 玉

(五)五塊錢的活劇

有一天——日子已經記不清楚，大約是星期五的午後，四點鐘左右，我經過Y路，在N銀行的轉角上，聚着一大簇人。因為好奇心的驅使，我便不顧熱烘烘的汗臭，闖了進去。

一個年青的女子，雖然打扮得俏麗，總覺帶着幾分鄉氣；扭着一個白紡長衫、銅盆草帽、少年男子的衣袖，含着淚和他質辯着：

男的说：「你既道我欠你的銀錢，你可知道我姓甚麼？」

女的說：「你……姓楊。」

「嚇嚇！」男的猶笑着。一壁把手指縫裏的香煙，塞入嘴唇，伸手入袋，摸出一個皮夾，從皮夾裏取出一張名片，從容伸給大眾瞧道：「諸位看看，我姓楊麼？」

旁觀的人，有的抿着嘴似笑非笑的靜瞧着；有的卻怪這女子冒昧，錯認了好人。但女的卻堅執着說這男子是姓楊。並且說他還有一個大塊頭的朋友姓沈，每天住

在她的小姊妹家，可同去問的。

男的怪笑着道：「笑話！笑話！又牽出一個朋友來了。」

大塊頭小塊頭天下多得，都是我朋友不成？」

「不管，你只要還我五塊錢便罷；不然……」

「不然便怎樣——你這東西，好生混帳；既不知我

的姓，又不知我的名；無端便問我要錢……」

「我不認識你，我怎生知道你在N銀行做事。」

「你做女拆白，你瞧中了我不會打聽？」

「我不知道誰拆了誰？」

——好了好了！巡捕來了！

看熱鬧的人哄喊起來。男女兩個，似乎都覺有些恐

慌。男的回首四顧，一似盼望着什麼援兵；女的忽然堅決

地望着走來的巡捕。

巡捕問說：「你們幹什麼？」

「他……」女的正想說下去，男的便搶着道：「我

是這裏N銀行的職員，剛纔我從行裏出來，纔到這裏，便

給她扯住。我素來並不認識她，她沒來由說我欠她五塊

大洋錢。我問她知道我姓名不，她又不知道；胡亂說我姓

什麼楊，我可明明姓宋。她這東西不是女拆白麼？」

巡捕問女的道：「他倒底差你的錢不？」

「差的。」

「多少？」

「五……五塊。」

「幾時借的？」

「那……那天……他騙我到旅館裏去，應許給我的。」

男的搶嘴道：「你越說越混帳，平白地說我騙你上

旅館。幾時誰認識你這拆白？」

「不信可去旅館問的。」

「媽特的……這事阿拉管不掉，同你們行裏（註）

去。」巡警不耐煩的說。

女的便堅決地向前走。男的灰白着臉，似乎有些不

願意，但當不住巡捕推着道：「你既不欠她的錢，儘管大膽地去咯。」

於是他們去了。有一部分人跟隨着他們。我便仍舊向我的目的地進發。

這事我可活悶在葫蘆裏，兀自莫名其妙所以然。在我前面走着兩人，恰巧議論着這事。我便趕上兩步，岔下去請教他們。

「您瞧不出這事情麼？」一位問我說。

我道：「我莫名其妙。」

「這叫強盜碰見賊爺爺。」

我道：「這話怎講？」

「那女的是淌白，蹺脚淌白；那男的小拆白一類的

那一個？

王省齋

東西。淌白瞎了眼拘搭他，他便裝洋佔她的便宜。」

我道：「他不明明是N銀行的職員麼？」

「您怎見得？」

「他要是瞎吹，決不敢當着N銀行吹。」

「是也許是的，不過拆白不出在這樣銀行裏，出在什麼地方？」

我尋思：以前我曾聽見一般洋行小鬼盡是變相的拆白，堂堂銀行職員，也會幹這樣勾當？

以後我凡走過什麼銀行，我便想到這五塊錢的活劇。但這劇的終結，我卻不得而知。

〔註〕滬人稱巡捕房爲行裏。

（留）

先生道：「大學之道，」你怎麼寫了兩個「之」？快塗去一個罷！」

學生道：「塗去那一個呢？」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覺身體得有快感耳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製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英倫緝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霏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第二十五章 砒礪粉

(一)

褚佛目送警察之羣，熟濃窺去遠。一躍上街車，驅車及監獄之門而止。進獄前一小室，易去便衣。換警察制服。詣獄卒長室，以四百十六號警察面目，候傳宣入獄。與賈立克爲法定時間之葉子戲。頃，囑警人拘留濃窺二小時者。蓋伴囚簿籤之時已屆，不得曠廢。



既從獄卒進賈立克獄室。當禁卒之前。則猶是警察與囚也。褚佛進曰。賈立克晚安。樊德摩斯報之如儀曰。四百十六號晚安。迨獄卒鍵扉去遠。褚佛始曰。樊德摩斯。我頃纔自汝情婦室中踏屣歸來。樊德摩斯曰。有所發乎。褚佛曰。有亦無。我勘得芳瑟必麗妮所毒。但不省伊人何自施其毒。惟我無意中。有意外之奇遇。遇積賊濮獭於我剛出芳瑟寓屋之時。我已嚇警暫時拘繫其人。樊德摩斯動容曰。汝令人熱濮獭耶。何事繫渠。褚佛曰。其人竊負一偉大灰布包。見我則丟包而逃。包中據言是衣衫布襲。樊德摩斯沉吟覆述「包中衣衫布襲」之句。至於再三。褚佛竊喜。喜樊德摩斯之不期而入我機彀也。初見濮獭丟包欲逃。知包中物必有所牽涉。但不知所涉何事。念苟以陳述於大盜之前。或有所發。今果不出所料。然亦不語。樊德摩斯噤默有間。曰。汝胡不言。而面我言此。又何所著意。褚佛曰。面汝言此。冀汝有以明我惑。汝囑我必爲汝報仇。爲芳瑟雪恨。我許汝請。然有所需於汝。以爲我臂助。我頃者雖囑

玻璃絲鰻拘濮獭。而在我向法庭請領羈押狀之前。願汝告我以麗妮與濮獭何由同謀毒殺芳瑟之實事。縱莫涉汝。汝必能億測若曹之詭算。濮獭必與麗妮同謀。我所敢斷言。但望汝告我以若曹施毒之方策。樊德摩斯躊躇有間。已而毅然曰。褚佛。苟其不爲芳瑟報讎計。汝決不能得此中秘事於我。今者芳瑟無辜遭人毒手。而伊人因我所歎。仇而置之於死。則是與我爲難。是何能忍。汝欲明人之何由毒殺芳瑟耶。吾語汝。人知芳瑟飲毒。而不省毒之所由入。我知之。蓋人之事此。剽賊自我。褚佛駭愕。疑神諦聽。樊德摩斯曰。褚佛。樊德摩斯曩者嘗欲毒殺誰某而不欲爲人知。則頻頻糝砒礪粉於其人之貼身衣襲衾裯中。粉由其人毛孔入。浸漸遍全體。其來也漸。毒以漸積而致其用。受毒者死。人無能名焉。汝頃言濮獭負灰布包。丟包圖逃。包中係衣衫布襲之屬。則芳瑟之死。死於衣衫衾裯上之砒礪粉。褚佛怖悸見乎容色。黑幕猝揭。芳瑟之所由死。決如樊言。樊真萬惡之魔。凡百詭秘不可測之毒殺方策。

殆莫不之知也。旋曰。樊德摩斯。謝汝見告。我當謁官人。正
濮摸之罪。爲汝報芳瑟之讎。言下。又若以專藉樊力入摸
於罪爲恥。因曰。不寧唯是。濮摸且爲謀殺佛輪徐之兇。我
有證左。樊德摩斯嘆喏曰。證左乎。褚佛。汝自信所言之慤
而有據耶。褚佛曰。慤甚。語時。出手夾。檢麗妮室中所搜得
黑人卓攫自西琪錫猛公司之照相模片二方示焉。樊德
摩斯取片就光而望。則見白德夫人之側。立有濮摸影像。
褚佛偵查罪案之技能。樊所素知。殆卽此爲基點。而有以
知濮摸之必殺佛輪徐。……遂亦不復更爲揣度。立曰。然。
汝言是也。褚佛汝真能事。……才力健幹。幾於我相等。我
服膺汝能自微而見其大。能有以測知而確信濮摸之必
殺佛輪徐。能……褚佛愠見曰。止。我不暇共汝絮絮無
益。須立往證實濮摸之罪。今且別。拔步欲出。樊德摩斯止
之曰。少須。褚佛。汝忘一事矣。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告汝濮
摸等毒殺人之秘。便益汝事非淺。汝宜有以報我。汝前此
許我謂必導白德夫人來面我。今猶未踐汝此言。……褚

佛不俟其言之舉而應曰。今猶未也。然必踐言。樊德摩斯
曰。聆言至慰我心曲。褚佛汝得伊人時。必導伊臨此。臨此
獄室。汝勿以官人未必許可伊逕入爲意。我必囑施霸諸
人爲取得此項許可權。伊人蒞獄後。我與商決伊應否自
承爲馬丹賈立克之問題。褚佛躊躇未敢應。慮劇賊別懷
叵測。將藉以利行其詐。樊求見伊於此。決非無因。思未旣。
樊德摩斯繼其未盡之辭曰。汝能導白德夫人詣獄。俾我
得與伊作短時間密談者。非僅爲我個人計。且有以利便
汝之營救范駝。汝願否。褚佛俛首沉吟曰。諾。我將導白德
夫人來。如汝意。

褚佛未始不自知。此言一出。不啻自行盡諾。願竭己力以
出賊於獄。白德夫人來。樊必迫伊以賈妻名義。爲平反而
出之於獄也。離去獄室後。自忖曰。我本不願劇盜以賈立
克之名被刑死。致渠一生罪惡。轉隱而不彰。不如姑許其
請。一旦賈立克冤雪出獄。湯豹必復其故常。我再嚴爲監
視。俟機以發其覆。前此懸案不難盡結也。旋往易衣。仍作

市民便服。雇車匆匆赴警人拘繫濮獭之所。

(二)

更一鍾！更一鍾！嚇鐵窗一宿容易過。矧有人飲汝以酒。老兄。汝不我以言爲當耶……嘻嘻。睹汝恂愁之狀。憤憤不省我所云。然亦何有於我……我何嘗不甘靜默。但在悲鬱之中。宜設法自遣。是吾素也。何恤乎人言……

濮獭面官。諍辯久之。自陳無罪。卒被繫入獄。初入獄喧咆哮。如在檻。獸之怒吼。室中已先有一囚在。醉臥爲驚醒。止噪無術。出樽酒飲濮獭。濮獭見酒。不暇詰所從來。飲而與其人言。至洽。話語投機。無所不談。酒垂垂罄。濮獭酩酊有醉意。談鋒益恣放。同室之囚語次。自炫其胫篋之神。旋及放火殺人之事。怡然曰。我嘗手刃二人。爲生平最得意之事。濮獭哂曰。才刃二人。亦值得挂諸齒頰。當是時。禁卒啓門。又送一囚入室。室中人苟具慧眼。能識人者。必能自鬚髮鬻中。破破來者。蓋褚佛所化裝。無如濮獭醉甚。褚佛化妝縱弗甚神。亦未由悉若而人者。卽二小時前。街頭

噫。警捕己之人。而況褚佛此時喬飾乞丐。若露宿街頭。爲警拘入然者。非醉囚所能知也。既入。引目眈先濮獭在獄之一人而言曰。汝二人儘作豪談。毋以我爲意。遂躡身臥一隅。憊然睡去。彼一人亦偵探所化裝。聆言會意。故設詞以激濮獭曰。汝頃言於我。自稱濮獭。吾聞之。濮某好漢子。曾不費吹灰之力。毀佛輪徐如死一街狗。官人無能奈之何。豈猥瑣如汝者所克爲。濮獭怒跳曰。非猥瑣如我者所克爲。汝不以我爲濮獭耶。人不可以貌相。濮獭自濮獭。豈必雄雄赳赳。身長丈八。始得爲濮獭耶。我貌庸而手辣。故能乘人於不備……我憾佛輪徐久矣。時欲一得而甘心焉。故麗妮來告曰。爲我毀去彼人。我欣然承諾。揪而送之入水。用果魚腹……噫。汝而逅我於彼時者。必欽佩我手腕之敏捷。至於無極。汝試思之。自舟之甲板。拋之入海。一剎那……一反手間事耳。汝言曾不費吹灰之力。誠是其易。有甚於灰之不待吹也。偵探故作不信之容曰。此汝醉後語耳。信口開河。而謂我信汝能事此乎。濮獭受激。益

以酒力上湧。晒曰。汝不信我能事此。願聞其說。舉臂投擲一人入水。初非難事。孺稚亦所習爲。而何況我。又曰。佛輪徐事。在我。實卑卑不足道。我與麗妮近作一事。則真神不知。鬼不覺。非汝夢想所及者。褚佛伴睡。聆言及此。呵欠而起。揉眼而言曰。神不知。鬼不覺。須看何等樣事。若汝之爲人。恐未足以語此。濮獏醉甚。不復知檢。以二人先後皆不信其能事。悲惱且急。但求有以折服二人。不期盡吐借麗妮毒殺芳瑟之秘。醉後述來。語龐雜無倫次。時時雜以英吉利方言。時作法蘭西土語。褚佛靜聽。綜合所言。果不出樊德摩斯所億測。芳瑟之殞。確中砒礪粉毒。麗妮實主持其事。濮獏述既。褚佛故逗之曰。汝言在可信不可信之間。茲且問汝。汝何爲毀滅芳瑟。伊不汝慊耶。抑有害於麗妮之事。濮獏作色曰。事因大複雜。非汝曹所能知。……汝曹有異於吾言乎。姑略舉以告。……麗妮所以必毀去芳瑟者。以一稚子。……蓋有婦人。馳書抵芳瑟。言將還以所失兒。兒名達廉。亦是麗妮之子。以麗妮之子殒殤。達廉遂代

傑客而爲麗妮之子。……此其中。不綦甚複雜耶。縱詳以語汝曹。汝曹決莫能識端緒。已矣乎。吾何必絮絮。濮獏之言。在化裝故誘濮獏吐實之偵探聽之。誠茫乎不知所以。褚佛聆言則驚喜萬狀。恍如置身昏闇之中。驟睹一線光明也。念濮獏所述婦人。必前此自麗妮臥室中攫兒去者。亟欲一知伊人其誰某。已而濮獏喃喃又曰。汝曹今識麗妮所以毀芳瑟之故矣。當信我之能事。……麗妮蓋有悚於彼。……彼魏臬使圍區(註一)婦人之舉措而屬我以此。褚佛知事機之不可忽失也。故述魏區一街名僞詰曰。濮獏。彼魏臬使圍之婦人。非居住韋白街(註二)者耶。濮獏聳肩晒曰。爾何知。句我以知汝之莫明於此中事也。彼婦何嘗是居住韋白街之人。伊人居樂生達路。註三汝而苟識彼間街道者。彼婦所居在鐵道橋前最末之一家。褚佛大喜過望。謹記伊人住址。自幸此行不虛。非惟有以令濮獏盡吐夥同麗妮毒殺芳瑟之隱。且無意中偵獲力求而未之能得之白德夫人所在。以馳書抵芳瑟擬送還失兒而

住在樂生達街之婦。非白德夫人而誰歟。

(註一) Willesden

東方漸白。濮獍猶自醉語。刺刺終宵。酒意亦漸消而

(註二) Wilbur Street

困發。側首倒臥。一霎間。呼呼睡去。褚佛與偵探相顧無言。

(註三) Rosendal Avenue

徐徐起。獄卒自室外爲啓扉。二人既出。偵探伏案詳撰報

告書文。褚佛則覓警長。話敘甚久。

(第二十五章完)——留——

拉法層雲

胡伯寬

白雲出岫繞重林。樹色蒼茫日已沉。老嶺蜿蜒形突兀。晚霞綺麗助哦吟。
人情淡薄如綿紙。世態炎涼少素心。我倦欲眠新站道。悵懷遠水與遙岑。

拉法站晚發赴金斗宮途中

前人

山重水複足遨遊。遍地蟲聲鳴早秋。落日微沉烘遠嶺。牧童歸去跨黃牛。
陰雲聚散渾無定。餘暑炎蒸尙未收。曲徑斜通玄妙境。蓮華九頂最清幽。



賊運

奇 數

一小室中，四壁都排滿着書架，書籍雖然很整齊的安放在架上，却都已推上了一重塵埃，好像許久沒有翻動的樣子。室隅安置一隻牀鋪，鋪上被服堆得很高，在陰深寂靜的空氣中，只聽見牀頭被堆裏，洩出微微呻吟的聲音，牀邊放着一個茶几，站着一根糊塗吊淚的蠟燭，螢光般的火燄，在寂寞的驚駭中，只是戰慄着搖擺個不住。忽地窗外傳來一陣拍手的聲音，接上牀中發出幾聲微咳。室中一隻陳舊的寫字檯底下，慢慢地探出一個可怕的人頭，滿面掀起着一條條的橫肉，獐獮得和虎狼

一般，漸漸站起身來，又長又細，在暗淡的火光中，搖曳着宛像個鬼影，轉身向室中四周一望，似乎要攫取什麼東西似的，奮身撲着起來，可是像吃了什麼虧似的垂頭傷氣的向桌上摸索了一回，再伸手把抽匣抽開，翻了一回，很輕輕的恐怕給睡着的人兒驚醒轉來，移步到一個椅子上坐下，從黑暗中射出兩條亮光，注意在室隅的牀鋪上。

「瑞兒！你回來了麼？你的媽媽也在這裏啊！」牀中發出戰鬪的聲音，接上又斷斷續續的說道：「妻啊，什麼？」

閻王因爲你讀了十三經，便把你的舌頭也割斷了麼？是的，不差啊！我叫瑞兒多給你化幾隻元寶罷。你看，那個拿着鋼叉的惡鬼趕來了，他來殺死那個啊？還有一個拿着血淋淋的鐵索，他來束縛那一個啊……」

牀上的聲音，說得低來不成聲了；椅子裏坐着滿身黑衣的鬼影，只是抖索着，身後牆壁上影着的一個影兒，不住的搖擺着。這時窗外，又聽見一陣拍手的聲音，牀上起了一陣亂戰，暗中靜坐着的黑影，竄身跳到牀邊，連上喊了幾聲啊，只見躺着一個面色像死灰般的人，睜圓着眼睛，不動一動，只是眼角裏，微微沾着少許淚珠，呆呆的望着天花板上。

「瑞兒！你不是瑞兒麼？可憐我讀書一世，矻矻一時……不想發財，爺娘的棺木放在會館裏二十多年，妻子的屍身，掩埋在義塚裏，而今舉目無親，只剩單孤的一個女兒……嗚，你是那個人呢？」

那身穿黑衣的男子，給恐怖圍困住了，兩手垂直着，

好像一個兵士聽着長官的命令似的，一回兒把衣袖向眼睛上輕輕的拭了一下，由不得眼淚淅淅的掉下來了。
「讀書的秀才先生啊！我……我是個……唉，說來慚愧，我是個樑上君子呢。」穿黑衣的人斷續說道。

「那麼這裏的東西儘你要的拿去罷。」病人道。

「我不願意拿你的東西，」穿黑衣的人，從凶橫的面孔改成繃眉的愁容，「我不知怎樣今天存心了出來，再恰巧到這裏來找賣買……珍重罷，諒來你的女兒快要來了。」

門簾略略一動，黑影閃了出去，街上又發了一陣拍掌的聲音，接着遠遠地來一陣轆轤馬車的聲音，直到一所街頭孤危的樓屋門口停下，車中跨下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月光照在頭髮上，發出一重油光，轉身向車中呆望了一望，雪白的臉上，掛着兩條淚痕，說道：

「先生，這裏到了，」轉身向門口一望，嘴裏禁不住喚一聲不得了，怎麼大門開得直直的，不要給強盜竊賊來

搜查一過了，便喚了一聲「先生請進」，急急跑進門口，樓梯上篤篤雜亂的步聲，方纔停止，啾的哭聲便接上傳到門外，街巷裏倦伏着的狗兒，聽見了人聲，也就喔喔的狂叫起來，暗淡的月光中，充滿着悲慘的氣象，人們都睡死了，有誰知道這件悲慘可憐的故事呢？

穿黑衣的人，在黑暗的街道中回頭一看，只見一乘馬車停在方纔走出的門前，接着兩個黑影閃了進去，想到室內陰森的氣象，心中由不得戰抖起來，耳管裏好像還留存着病人破喉咳嗽的聲音。忽地街頭略有了輕輕的步聲，他便在路旁電桿木底下一蹲，走路腳聲漸漸地移近，似乎已經知道有人躲在電桿木下，便站住了。

「阿大哥，你躑在這裏幹什麼？」躑在地下的便站起身來，把胸口摸撫了一下說道：

「該死的老王，你要把我嚇死了。」說着連了拍着心口不止。

「那麼，你生意做成了沒有，這次大概財神揆着你了。阿大哥，你不要瞞着我了，你至少也得孝敬我一包三炮台呢。」

「倒霉，悔氣，明天飯也喫不成，還得靠靠你老王的福呢。」

「怎的財神們等候着麼？你真是不幸之至了。」

「財神，哼！」阿大哥拗着鼻子道，「一個窮骨頭快要攤下來了。」

「你說的我不懂。還是爽直些說罷！」

「你打聽的那家果真不差，人口又少，進門容易，我蹣手蹣足的走進去，那裏知道，四壁都是些不值錢的書本，此外破桌子，壞椅子，一個瘦得像豺狼般的秀才先生，躺在牀上白着眼睛，只是哼哼的氣喘個不住，你想，這樣的景象，可不悲慘呢？」

「阿大哥，你那裏學來的一腔道學氣味呢？這真是強盜發善心了。」老王說罷哈哈大笑起來。「你看見了

悲慘的情景，便慈悲起來，怎樣還能做扒兒手呢！」

「老王，你忘了我家老頭子的遺訓了。好漢不欺窮人，咱們原是不待已而做這勾當；要是爺娘給我們讀了書，那怕他不得升官發財……但是，唉，難說的那位窮秀才還躺在牀上正在怨命，人心真是沒有滿足的！」

且說老王和阿大哥倆一面談話，一面走出陰森的小弄，講得多麼起勁，冷不提旁，遠遠的起了一片狗咬的聲音，心上免不了暗暗喫驚，兩人便輕輕地一步步挨着過去，不料方纔踏出弄口，吁……吁的警笛響起來了。阿大哥心上一慌，把老王撇開了抽身逃到街中；老王進退兩難，眼見那巡警背着亮晶的刺刀，只是吁吁的吹着警笛，也並不前來捉拿，心上正在納罕；忽地聽見一隊人馬整齊步伐的聲音，漸漸走近，原來鄰近的警察分署裏得了消息，便趕緊派了兩排巡士，荷槍實彈，以備不虞。

站崗的警察神巡立地活潑起來，向翹起着八字鬚的巡長舉手行了個禮，便報告道：

「離開這裏三四個門面的一家石庫門裏，不知怎樣傳出呼喊救命的聲音，恐怕出了事哩。」

巡長把眼睛白了一白，瞥見電桿木下站着個老王，正在發抖，巡長便吩咐警察快快把那人帶了過來，向着站崗的警察道：「你這樣不當心，那個不住戰抖的人，怕是案中的要犯呢？」警察連連稱是，惶悚得無處容身。老王給幾個虎狼般的警察擁着過來帶上手拷，押着站在一邊；巡長把指揮刀在月光下一揮，便領着一隊警察衝將過去，直到石庫門面前，排列在階沿下，巡長喚了聲預備放槍的警令，自己走上階沿重重的敲門幾下，只聽見裏面篤篤扶梯的步聲，伊啞開門的聲音，漸漸走近牆門的聲音，巡長便奮身從階沿上轉身一躍，好像躲避什麼似的，立地吩咐預備，一排槍尖很整齊的對準着牆門，不料啞的一聲，門兒開來，不是什麼凶惡強盜的強盜，到是個輕盈俏健的姑娘，睡眼惺忪，一見這般嚴重的景象，禁不住極聲喊着救命起來，轉身向內奔逃。驚動了屋內的

人們都起身起來，樓窗裏洩出一陣陣鴉片煙香。巡長到了這時，心膽開放了許多，走進牆門，一看絲毫沒有變故，便知道差在自己，有些不好意思，正待回身離去，樓窗開了一半，伸出個人頭，高聲喝道：「什麼混蛋，這裏參事老爺的公館裏，也得給你們糟踏麼？你們這輩子眼睛也瞎了，飯碗保不牢呢！」

巡長忙着，向窗口深深鞠了個躬，連聲不敢叨擾，事出誤會。樓上發出嬌嬌的鸚鵡聲說道：「這到是我的差呢！」

有目者的不自由

培

倫敦有霧京的別號。實在濃霧時，非常厲害。只要有了霧，就是正午時分，也暗如黑夜了。有一次，總理大臣亞斯奎司氏，徒步出門，途半逢霧，不辨方向，又不能立着不動，只得徐徐走去。忽然撞在一人身上。亞氏只好謝罪，說實在因為濃霧迷了路，我不認得方向回去了。那人笑道：請問尊府在什麼街幾號。亞氏就直說了出來。那人道：原來是總理大臣亞氏的宅子。那是我曉得。我來領你回去罷。說時，此人牽了亞氏的手，只管前進，走了許久，那人立定了，說道：尊府已到，快些進去。亞氏半信半疑，走上階去，一看，果然是自己的住宅，便道：對不起得很，當真是的，你難道是神仙麼？為何深霧之中，能够明白我的家呢。此人笑道：你不用驚慌，我是一個盲人，雖沒有霧也看不出。但是倫敦的無論什麼地方，我都曉得。一到有霧，那自然反是有眼睛的不自由了。

但是你也太不耐痛了，鬍子沒有拔去一根，便喊起救命來，怪不得聳起着耳朵，捕風捉影的守街狗也狂吠起來了。」說時，嬌聲嘻笑的聲音中夾雜着老鴉叫聲般的笑音。

巡長垂頭傷氣的走下階石，領了一班人馬回去，走到方才站崗的地方，便吩咐將看押着的老王放去，連連噉咕着罵那站崗的警察，便率領了健兒們回去了。

——完——

適合
兒童之
食料



东

孩童斷乳後往往即食之以
飯其實甚非所宜蓋此時孩
童之消化力弱食之不但難
以消化且亦無益於其身體
桂格麥片之罐形雖較
市上平常之麥片罐為
小但其罐內所儲之實
量則獨多此乃由於裝
儲之鬆結無關外形

贈送兒童新歌曲 本書係集富有
趣味之歌曲精繪圖畫用七套彩色
印成異常精美函索請附郵票二分
逕寄上海郵政箱第六五〇號

上海黃浦灘
路二十四號
香港雪廠
街第五號
美商質勒洋行
經理
美商同益洋行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Quaker Oats

25-8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貓眼汽車

By Sowell Peaslee Wright

寶康譯

哈羅……你是編輯人麼……你這裏是主筆房麼……

那末請你聽着。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們。我是誰。你不必問。

……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們……你願意聽麼……好。你

便聽着罷。明天晚間。在這區域以內。定有一輛貓眼汽車

出現。你聽清楚。是貓眼汽車……是的。貓眼……你不懂

麼。朋友。慢着。等你聽見了這貓眼汽車。自然便明白了……

……電話的聽筒中。忽發出一陣咯咯的笑聲。笑聲既止。又

道。貓眼汽車。請你記牢。並請你轉告各讀者們。他們倘正

坐在汽車中。瞧見了貓眼汽車。必須立刻停車。把車燈熄

滅。——所有的燈。都須熄滅。並不得聲響。倘他們不依從

這幾句話。他們便將立刻送命……編輯先生。請你把這

番情形。竭力的宣揚開去。好給大眾們都曉得。免得他們

糊裏糊塗。送掉了性命。我所以特來告訴你。因為居心不

要殺人。所以托你發表這警告。我且不祇告訴你一家報

館。再有兩家。我也已通知過了。明天你瞧他們的報紙上。

必都登着這一段事。不知你們可肯披露麼。我老老實實。

再勸告你一聲。你們倘不忍眼望着你們的親愛讀者。死

於非命。還是趕快披露的好。我的姓名。你不必問。祇稱呼

我「貓」好了。因為這是我最好的名字啊。又笑了一陣。

再道。再會罷。拜託拜託。這一段電話中的談話。便是貓眼

汽車出現的第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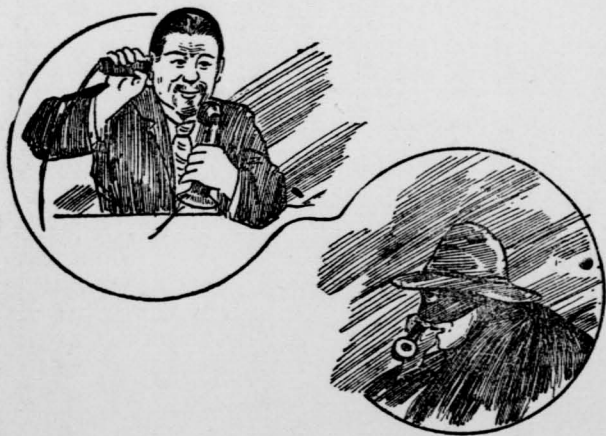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本地的三種報紙上。果然都登着這段事情。

當中有兩種。並加上幾句評語。說是這段事情。太覺怪突。

未必是真的。讀者們當做是一段笑話好了。祇有上面所記的那家報館。却很鄭重其事。把這段事情。登在封面上。也有一段評語。措詞却大大不同。他說這事雖覺奇異。但不可輕視。因為現在的社會上。常常有怪事發生。所以不能因他情節離奇。便承認是捏造的胡說。左右貓會說過。貓眼汽車。今晚必定出現。便等到今晚瞧罷。真假有無。自會明白。

到了這天的夜裏。有三個少年

男子。從附近城裏的跳舞場中。散會回家。他們原同乘了一輛汽車。走到半路上時。忽見前面一座小山的脚下。停



着一輛汽車。他們起初瞧見這輛汽車時。見那車燈的光。

很是暗淡。原不介意。但一轉眼間。從那汽車的頭燈中。忽射出兩道光亮來。光線非常強烈。微作黃色。每一道光亮的中央。有一個黑影子。形狀和雪茄煙相似。遠遠的望過去。活像是兩隻貓眼。不過貓眼沒有這樣明亮罷了。他們三人的眼睛。因此都大受刺激。立刻昏花起來。不能細瞧。一個少年驚呼道。天呀。你們聽啊。其實那兩個少年。都早已瞧見。不敢再朝前望。三人都嚇得臉色灰白。和死人一般。蜷

伏在車中。不敢再作聲響。車夫也嚇得驚慌無措。忙開足車的速率。心想疾駛過去。原來他們在報紙上都曾讀過

那段驚人的記載。如今聽見這前面的汽車。射出這樣的光線來。自然疑心他正是貓眼汽車。喫驚不小了。在這兩道光亮的後面。並有一個可怕的黑影子。坐在車中。諒必正是那隻貓了。他們的汽車。前行飛快。那汽車却也急急的迎上來。並放了一鎗。鎗聲在這冷靜的夜裏。自然覺得格外響亮了。他們的汽車。向前行了不多遠。不料路旁有一道小溝。車夫心慌意亂。一不經心。車便跌入溝中。人的呼聲。金屬物的斷折聲。和玻璃的破碎聲。頓時響成一片。隨即却寂然無聲。那貓眼汽車。便立刻來到了溝旁。這時候。那三個少年。和一個車



夫。都已爬出破車。回到路上。他們當中。有二人未曾受傷。二人却已受傷很重。躺在地上。不聲不動。貓瞧見了。便高聲道。還好。既有二人不會受傷。便可照料這兩個受傷的人。諒必不妨事了。喂。你們快把銀錢珠寶和時表等物。一齊拿來給我。說時。並把一柄藍黑色的手鎗。在車燈的光中。連連搖了幾搖。再扳動機扳。鎗的又開了一鎗。鎗彈噠的一聲。飛了過去。一個受傷的少年聽見了。忍不住撐起身軀。瞪大眼睛。非常驚異的望了一望。隨即又睡倒下去。貓又吩咐道。你們敢不遵從我的命令麼。我叫你們把那些物件。拿來給我。你們爲

何不動手。趕快。趕快。我雖能够多等你們一下。我這手鎗却是十分性急的。兩個未受傷的少年。見這情形。知道已無可逃避。便由一個少年。把各人身邊的銀錢和值錢之物。一齊收集攏來。到也不在多數。捧在兩隻手裏。抖抖索索的。走向貓眼汽車去。等走到了車前。見車中坐着的一人。身材瘦小。臉上蒙着假面具。瞧不出他的本來面目。這少年便把手裏捧着的东西。恭恭敬敬。獻了上去。貓又吩咐道。你把這些東西。放在我座位的旁邊。你們服從我的命令。可見你們尙識時務。現在我目的已達。就要走了。但在走去之前。尙有幾句話。必須告訴你們。便是我這汽車。雖喚做貓眼汽車。可是這隻貓。決不喜歡殺人。祇因貓本是肉食獸。所以遇見了有脂肪的東西。便要搶奪過來。這貓雖不殺人。但他的指爪。很是堅強。他的牙齒。很是銳利。也足能够殺人的。你可把這幾句話。告訴給大衆。並對他們說。他們如果不信。儘可來和這貓接觸一下子。然後他們定必相信了。貓說完這話。又朝這少年點了點頭。貓眼

汽車的馬達。已經發動這一片聲響。到也很像是狸貓嗚的叫呢。隨即這汽車便飛也似的向前馳行。走上那一條沈寂荒涼的路上去了。

第二天早上。各種報紙上。都滿滿的載着這段新聞。警察總署中見了。隨即派出各人。忙忙的四處去查訪。貓眼汽車。人人都以爲這段事既已驚動了大衆。那貓自必遠遠的避開去了。

但是這貓的膽力很壯。非但不稍退避。而且依舊猖狂。第二天夜裏。貓眼汽車。又先後停在兩輛汽車的前面。把車中人所有的值錢之物。都搜劫一空。這汽車的兩隻貓眼。真個明銳得厲害。不論甚麼物件。平時儘可以藏匿起來的。但在這貓眼的光線之下。休想隱瞞過一些。恐怕雖是真的貓眼。也萬萬及他不上呢。第三天的夜裏。貓眼汽車。又曾喝令一輛汽車停住。搶劫了一番。第四天夜裏。因爲有一輛汽車中的人。想取出手鎗來抵拒。那貓却搶先開了一鎗。立刻把這人打死。並對這人的同伴說道。待我幹

一件新奇的事給你瞧。你這汽車的放熱器上。不是有一個很小的商標麼。你可站在一旁。瞧着我動手。說着。便端穩他的手鎗。一連放了四響。都打在那長方形商標四周的邊線上。第一鎗打中左邊的邊線。第二鎗打中頂上的。第三鎗打中右邊的。第四鎗打中底下的。接着又放了一鎗。正打在商標的中央。貓眼汽車中。戴着假面具的貓。放過了這五鎗。又對那同伴道。你瞧見麼。你可去告訴大眾。叫他們曉得這貓的厲害。貓爪又很長。簡直是無遠不達。委實不是好惹的。他的眼睛。本從假面具上兩個小孔中露出來。這時候他的眼光。非常明銳。說完這些話後。他汽車中的馬達。已軋軋的響起來。汽車已向前行去。不消一會工夫。已去得無影無蹤了。

每天的夜裏。都有這怪物出現。起初祇是劫財。後來並開鎗打人。因此社會上的人。都萬分恐懼。每晚九十點鐘過後。都不敢走出大門了。貓眼汽車因這一帶地方。已無可希圖。便擴充活動的區域。到了左近的城中。城中的人。

也大受其害。於是左近三城的警察。聯合在一起。搜尋貓眼汽車的蹤跡。並懸出巨數的賞格。獎勵人搜捉那貓。死活在所不計。他們這樣佈置。總算是十分周密。可是貓眼汽車仍然時時出現。劫取財物。再到後來。凡是汽車夫。時時刻刻心中都懷着這一種恐怖。深怕遇見了貓眼汽車。於此可見貓眼汽車的威嚇力。已經普遍的深入人心了。貓眼汽車的聲名。一天大似一天。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並且無人不非常懼怕他。比較懼怕山中的猛虎。更要厲害。他們想猛虎雖然喫人。却尚可以尋出他的所在。設下陷阱。把他殺死。可是這貓眼汽車。自從出現以來。從未留下一些蹤跡。人們好當做搜尋他的線索。原來他屢次忽然出現。劫去人的財物。再忽然的不知去向。都是在那些堅實凝固的道路上。在這道路的面上。固然瞧不出他的車轍。那兩盞貓眼似的頭燈。旁人又都不曾瞧見過。瞧見的。正是心中非常懼怕他的人。那末這班人遇見了他。早已嚇得神智昏糊。自然不能够注意他的來蹤去跡。

預備後來捉拿他了。警察們也曾拼着性命。乘坐汽車。四下裏去搜尋他。並拿定主意。等瞧見他時。立刻開鎗轟擊。不管那貓的死活。祇要貓眼汽車今後不能再活動就是了。他們這主意。原

車毫不畏避。仍然四出攔劫。和先前一般。有一位著名的偵探。且曾當場受過他的窘辱。原來這偵探預先端正好一支手鎗。放在衣袋中。向各處去搜尋貓眼汽車。主意並

一些不錯。但對方的

拿得很堅決。預備瞧見了他。便開鎗打他。這樣足足過了幾個星期。這一天的夜裏。這偵

的貓。也很狡猾。竟

探方纔遇見了貓眼汽車。但是他並未開鎗

能再也不和他們

轟擊。他原不是個

對面。儘着把他們

懦夫。却不知怎的。

撇得遠遠的。他却

那兩道貓眼似的

仍舊在別個所在

光亮。直射在他的身上時。他便不知不覺。想

活動。雖曾有一兩

起先前聽見的貓眼汽車的種種事蹟。堅強

次。有那勇敢的汽

的心志。便屈服下來。再也不敢伸手去摸手

車夫。瞧見了他。緊

鎗了。那貓並對這偵探道。不許你從我後面

緊的在後追趕。却也不消多會。貓眼汽車已走出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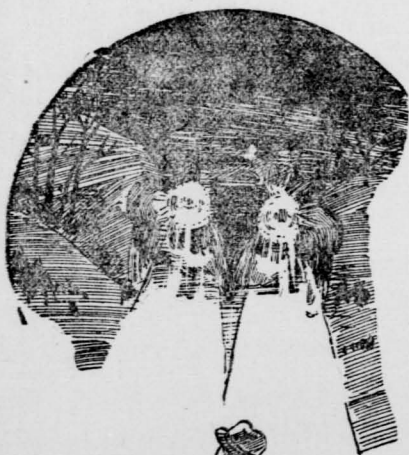
開鎗打我。也不許你追趕我。你能這樣。你便可多活幾年。

視線之外。各處的偵探。因艷羨那巨數的獎賞。從各處趕

這話的意思。你明白麼。這偵探聽了。不聲不響。好似變成

來。各自拿出生平的本領。希望捉住貓眼汽車。但貓眼汽

了一個呆人。



巴尼司原是一個摩托自行車警察。他對於駕駛摩托自行車。自然很有經驗。十分純熟了。他有一個弟弟。向來是充當汽車夫。在一天的早晨。他這弟弟。忽由許多人送回家來。額頭上。破碎了好幾處。傷勢很是

沈重。原來他這弟弟。正是替那三位少年駕車的汽車夫。也便是第一次被貓眼汽車攔劫的汽車。當下巴尼司問明他弟弟受傷的原由。曉得正是受貓眼汽車的所賜。便把貓眼汽車認做不世的仇敵。決定要捉住那貓。替他弟弟報仇雪恨。從此以後。巴尼司便把全副精神。放在這樁事上面。不管日間或是夜裏。常常和他的同伙們。四下裏去探聽貓眼汽車的消息。但過了多少時候。也沒探出一些信息來。貓眼汽車却仍是若無其事。照舊活動。被他攔劫的汽車。和死在他手裏的人。已不知有了多

少。到了後來。不論是那一人。不論這人的膽力怎樣強。大。提到了貓眼汽車。却都是慄慄危懼。好似有大禍臨身的一般。貓眼汽車簡直成爲恐怖之王了。



有一天晚間。巴尼司去到城外的一所

小屋中。會見了他的朋友納迪。先閒談了一回。接着又談到了貓眼汽車。巴尼司便道。我已忙碌了這許久。却竟未探出貓眼汽車的蹤跡。心中真是煩悶極了。如今好容易纔想出一條進行的道路。說着。隨手取過一個舊信封。拿起一支鉛筆。又道。這是首要的兩個問題。這便是兩個問題的答案。納迪聽說。很注意的瞧他寫出來。見他寫的是（一）現在緝拿貓眼汽車的汽車。雖然很多。但

那貓從未攔劫過這一種汽車。他怎會分別得出。（二）每次貓眼汽車攔劫他車後。隨即便不知去向。這是甚麼道

理。納迪聽過了。問道。這兩個問題。果然十分扼要。你怎樣解答呢。巴尼司不響。仍用鉛筆在信封上寫道。(一)那貓既從未攔劫過搜捕他的汽車。諒他在攔劫之先。必能把來車中是何等樣的人。分別出來。祇是他怎能分別得出呢。也許是在神色之間。留心察看。相人術當中。本有一種確切的方法。不過普通人不能曉得罷了。(二)貓眼汽車劫後失蹤。我以為並非汽車的本身不知去向。祇是貓眼汽車失蹤罷了。納迪。你仔細聽着。我從各方面考察起來。已相信這兩個答案。去事實必已不遠。倘有這麼兩個人。能不懼怕那貓。肯隨時實力幫助我。我自問定能把那貓捉到手中。說時。他的藍色瞳子中。射出很敏銳而堅毅的光彩。納迪聽了這話。忽想起他的兩位弟弟來。便道。巴尼司。我有兩個弟弟。一個名叫哈列。一個叫做華司。這是你曉得的。我想他們二人。定能幫助你捉住那貓。除去社會上的一個大害。頓了一頓。又鄭重說道。你和他們二人。原不相識。他們和你的弟弟。却素來稔熟。你儘可信任他們。

巴尼司的嘴唇。顫動了一陣。等顫動已止。纔道。那末你何妨問他們一聲。看他們的意思怎樣。我已決定從這條道路上。走向前去。他們倘有勇氣和決心。今天晚飯時候。可一同到我家裏去。當面接洽一番。並把我也已經定下的計劃。講給他們聽。好合力進行。成就這件大事。等到了晚飯時候。哈列和華司。果然回到巴尼司的屋中。巴尼司便把他的計劃。告訴給他們。並決定從這天夜裏開始實行。他這計劃。並非繁重難行。却很是簡單。原來是他預先乘坐摩托自行車出去。在通行大道的旁邊。揀一個適宜的所在。他和他的車子。躲藏在那裏。然後哈列和華司同乘一輛大汽車。向各處的馳行。裝做喝醉酒的模樣。等遇見了貓眼汽車。那貓攔住他們的汽車時。他們便發出一個暗號。但不可露出一些破綻。引起那貓的猜疑。巴尼司得着了暗號。立刻乘坐摩托自行車。趕到出事的地方。等到了那裏。再隨機應變。設法捉拿那貓。巴尼司並拿定主意。最好捉住活貓。哈列和華司聽他說過這計劃。

後。華司很狐疑的問道。巴尼司。要捉那貓。便去捉他。便了。何必慘淡經營。有這許多準備。……巴尼司接着道。你有什么不知。那貓很是刁猾。凡是準備去捉他的汽車。他遇見了。當即走避開去。而且是否準備去捉他的汽車。他好似能够一目了然。分別得出。因此我們要去捉他。必須裝做絕無準備的模樣。先誘他前來動手。然後再奇兵突出。下手捉他。必須這樣。纔能與事有濟。我等得着了你們的暗號。自然立刻跳上摩托自行車。趕上前來。他若逃走。我便緊緊追趕。摩托自行車速率很高。輕便快捷。料想那貓定不能夠逃脫。你可明白我這計劃的真意麼。華司點點頭道。原來如此。我已明白了。祇是你所說的暗號。應該用甚麼暗號纔好呢。既須清白明瞭。你能遠遠的聽見。又須發出時。不會引起那貓的猜疑。這倒是一樁很難的事。我不敢自作聰明。誤了你的大事。必須請你明白指教纔行。巴尼司挺直了他堅強的手指。在紅褐色的頭髮中。不住的搔抓。遲疑着說道。是呀。既須遠遠的聽見。又是在夜裏。更

須不惹對方的注意。那有這種巧妙的暗號呢。計劃我早已想定。這一層到未曾想到。……沈吟了一會。忽高聲道。上帝啊。竟然被我想着了。你們聽着罷。他當即把這暗號施放的方法。講給他們二人聽了。他們都點頭會意。並道。就這樣辦罷。當下他們三人握手道別。神情都是很冷酷的。因為他們的心中。都曉得幹這一回事。好似去蹈危險的大火啊。

他們自從實行這計劃。一連已有了八夜了。每天夜裏。那貓仍在各處攔劫汽車。却竟不來攔劫他們準備的這一輛。巴尼司自然萬分煩悶。先前那一股勇氣。便已漸漸消失。他的兩個助手。也都以為這計劃定已失敗了。但巴尼司還不肯就此罷休。對他兩個助手道。現在已有了八夜。不如湊足十夜罷。我們可再試兩夜。倘若那貓竟然不上我們的圈套。這也是沒法的事。祇得再作計較。重行前進。他兩個助手都贊成他這話。到了夜裏。三人仍照樣施行。在第九天的夜裏。巴尼司和他的車子。都藏在一叢矮樹

中。這地方正在威德門的北面。地勢很高。站直了身體。朝四下裏瞧。附近一帶的地方。都能瞧得清清楚楚。巴尼司曉得時候尚早。便躺在地上。養精蓄銳。他這樣等過了一個小時。因心中有事。這地方又很冷僻。却有如已過了兩個小時。覺得時間很是長久。他並時時擡起頭。朝天空中瞻望。見空中有一片片的烏雲。悄無聲息的徐徐移動。因此他便得着一個解悶的方法。他先在天空中。認定一個所在。再認定一片烏雲。看這片烏雲。移動到那個所在時。共需多少時候。他這方法果有效驗。他注意在這上面。便不覺得時間的長久了。第二個小時。第三個小時。都陸續的過去。已到了第四個小時。他曉得已到了那兩個助手的乘車經過這裏的時候了。他便站起身。立在一個適當的地位上。凝神細聽。但足足聽了一個小時。並未聽見有一輛汽車駛行過來。不由得又有些煩躁。却也祇得竭力忍耐。仍留心細聽。這樣過不多會。果然聽見有一輛汽車。急急的從那邊行來。但車中是不是哈列和華司。他自然不

曉得。又不敢走出叢樹。看個實在。正在這狐疑的當兒。那一輛汽車。已經馳行過去。這汽車行過這裏時。速率雖未減慢一些。也沒有甚麼暗號。其實這汽車中。正是哈列和華司二人。他們原曉得巴尼司正躲藏在這裏。祇怕被那貓在暗中瞧見他們。所以行過這裏時。不敢有顯明的動作。祇高聲唱歌。實地做出喝醉酒的模樣。巴尼司聽了。心中明白。不禁暗自發笑。一壁仍留心聽着後面有無汽車。追趕前來。過了片晌。果然又聽見有一輛汽車。急急行來。行得非常迅速。他的情感。不禁立時十分興奮。忙大着膽。把面前的樹葉。略為分開一些。從這隙縫中。瞧見那邊有一輛汽車。正向這裏行來。行得非常之快。一轉眼間。已到了面前。但並不是貓眼汽車。因為這車的頭燈。光明清爽。和平常汽車的頭燈。正是一樣。車中坐着一個少年。頭上戴着草帽。斜向腦後。面部完全露在外面。巴尼司瞧了。又擡起頭。把兩道明銳的眼光。筆直的射在天空中。眉頭皺得緊緊的。臉上露出十分惶惑不解的神情。暗想道。這裏

非……

哈列和華司同坐在汽車中。走過巴尼司黎藏的所在時。哈列說道。但願今天夜裏。我們能够成功罷。每夜都是這樣高聲狂歌。裝做醉漢的模樣。唱得實在口中乾燥。如今又覺得十分乾燥了。向那裏去討一口水喝呢。華司聽說。微微一笑。眼睛仍望着前面的路。一會。他聽哈列不再唱了。便回頭去望望。他這一望。不由得大喫一驚。忙低低的對哈列道。後面有汽車跟上了。你趕快再唱。好引誘他上來啊。說時遲。那時快。後面的一輛汽車。已飛快的行了過來。兩盞頭燈的光。直射向前面。穿過那無邊的黑幕。接着這汽車已超過他們前面。去了一段路。車身已模糊難辨。尾燈却還瞧得清楚。哈列歎了一口氣道。我把他當做正是貓眼汽車呢。華司道。是呀。不過這本是我們多疑。因為那貓從未從人家的後面。趕上來動手。都是迎頭上去。把人家攔住搶劫。他們說完這話。便不再響。靜默的向前行了幾分鐘。哈列又高聲歌唱起來。這樣又行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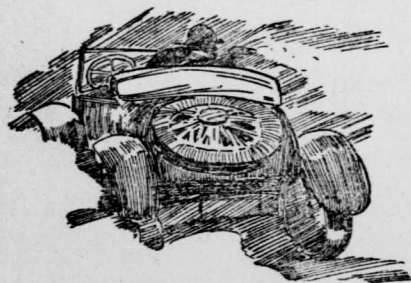
多一會。他們瞧見前面那輛汽車似已停住。車燈又似乎都已熄滅。但隨即又明亮起來。哈列見了。喫驚不小道。這必正是那貓……這必正是那貓。原來迎面正來了一輛汽車。兩盞頭燈。正和貓眼一般。自然是那貓眼汽車了。他們並聽見那貓喝道。你們趕忙停車。趕忙把頭燈扭熄。說時。他並使他汽車的頭燈。直對着他們。他們的眼睛。受那強烈光亮的刺激。幾乎不能睜開。華司聽說。先把汽車停住。再伸出一隻顫動的手。摸到頭燈的開關機上。忽的扭轉了一下。但頭燈非但不曾熄滅。反而充分的明亮起來。這兩道光亮射了出去。連黑暗的天空中。因反射作用。也光亮了許多。那貓見了。大聲喝罵。華司託詞說是心慌意亂。把開關機扭轉的方向弄錯了。他當即再扭轉了一下。頭燈這纔消滅。那貓又吩咐道。快些。把你們所有的東西。一齊獻將出來。在這條路上巡邏的人。很是衆多。我是不能多耽擱的。等到他們二人把東西遞過去。他接了過來。放在車中。又道。再會罷。說着。他的汽車已經開動。向那條

大路行去。去了不遠。因越過了一個土墩。他們在後面。便瞧不見他了。哈列道。待我們追上去。看看前面有甚麼變動。華司很以這話爲然。便忙拔動機關。追趕那貓去了。

再說巴尼司躲在那叢矮樹中。順着那二輛汽車走去的方向。擡頭望着天空。一連望了幾分鐘。見天空中。仍祇有那片片烏雲。徐徐移動。却無別的變化。並覺得頸項有些痠痛。因望得太凝定了。眼眶中又流下淚來。心中且很失望。以爲那施放暗號的方法。必又已失敗了。本來相隔着幾里路。那兩道燈光。怎能很顯明的反射到天空。而且縱能射到。也不過一剎那間。他雖凝神望着。恐怕也不能瞧出罷。他正在這樣揣想時。忽見黑黑的天空。亮了一亮。真個是一擠眼的工夫。便又黑暗如初。他却斷定這一亮。正是他主要的希望。便不敢怠慢。忙扶着他的摩托自行車。走出了這叢矮樹。跳身上車。沿着大路。飛快的向前行去。一里二里。已行過了三里路了。據他的估計。這地方必是那發放光亮。當做暗號的所在。但四下裏並不見有一輛

汽車。或是一個人。心中料定他們必都已走去了。便再從旁邊抄近的小路。抄到前面去。這樣又走了不多一會。已抄到了前面的路上。回頭一瞧。見後面有一輛汽車。車上有兩隻非常明亮的貓眼。知道這正是貓眼汽車。神經立刻興奮起來。嘴唇抿得緊緊的。略爲遲疑了一下。心中已拿定了主意。忙從車上跳下。走到路旁的叢樹中。蹲在地上。把自行車倚在一個肩膀上。並從衣袋中取出手鎗。把鎗管從自行車汽油箱上面。伸向外面。神情很冷靜嚴酷的等待着。不過幾秒鐘工夫。貓眼汽車已漸漸行近。巴尼司正凝神注視間。忽覺眼前一陣昏花。再定睛細瞧。見來車何嘗是貓眼汽車。他的兩盞頭燈。清潔明爽。和尋常汽車的頭燈。正是相同。並不見有那驚心動魄的黑色腫子。不由得萬分奇詫。幸虧巴尼司腦筋靈敏。祇遲疑了不多一會。心中已經領悟。機會難逢。決定不能錯過。忙把手鎗移向着來車。鎗的開了一鎗。來車的兩盞頭燈。立刻熄滅了一盞。祇有一盞尙明亮着。來車上。再有邊燈兩盞。巴尼

司聽見來車直馳過來。便又向邊燈開了一鎗。却未命中。這時候。來車中也已開鎗。鎗彈和雨一般。飛射過來。巴尼司聽見有幾粒鎗彈。正打在他自行車的汽笛和骨架上。再有一粒。却穿過自行車的輪盤。打斷了一根鋼絲的車輪骨。巴尼司自也開鎗還擊。第三粒鎗彈。正打熄來車的一盞邊燈。第四第五兩粒。一粒又打熄那一盞邊燈。一粒正打中餘下的一盞頭燈。於是來車上完全黑暗無光了。但車中的那貓。在黑暗中。又一連開了幾鎗。這纔開足了速率。黑暗的車子。一直開向黑暗中去了。巴尼司見時機危急。忙站起身。跨上了自行車。他心中原很害怕車已受傷。不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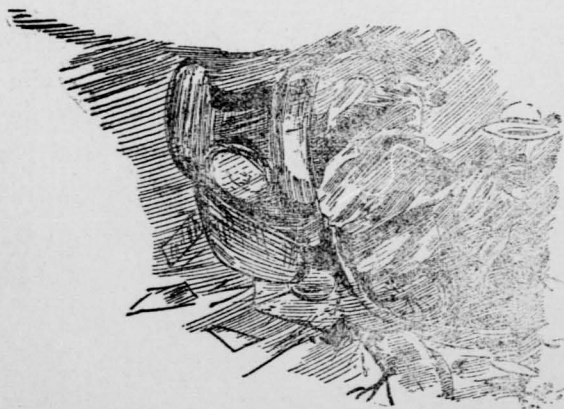


馳。那貓放出的最後一粒鎗彈。又正打在自行車的一個手柄上。手柄便破裂了。但巴尼司跨上車後。試了一試。一顆心方纔放下。車上雖受了幾處鎗傷。却都非緊要部份。機件仍完美無損。巴尼司便微微灣着身軀。伏在汽笛上。儘快的追了上去。貓眼汽車上的燈。本都已受傷熄滅。一盞紅色尾燈。却仍舊照亮。這必是那貓偶然疎忽。忘却車後再有這一盞明亮的尾燈。這當兒。巴尼司和那貓。雖離開好一段路。幸虧這盞紅色尾燈。清晰可辨。正是一個最好的目標。巴尼司往前追時。因為車行飛快。耳邊聽見呼呼的風聲。衣裳飄蕩不定。好似有好幾千隻手。在那兒用力揮動。他

本想扭亮了自行車的頭燈。好照着路面。免有他虞。但怕被那貓瞧見了。也當做他的上等目標。因此巴尼司不敢扭亮。在這黑暗的大地上。黑暗的摩託自行車。狂追一輛黑暗的汽車。真是罕有的事啊。

巴尼司追了一會。距離前車。已接近了許多。剛巧再有一輛汽車。從迎面馳來。這汽車上頭燈的光。剛正照到巴尼司的車上。前面那貓。便回身對着巴尼司。開了兩鎗。却都未打中。巴尼司狂喊了一聲。表示並未受傷的意思。這當兒。巴尼司的後面。又來了一輛汽車。車中的人。喊個不住。原來正是哈列和華司。

巴尼司又追過了五英里的遠近。忽聽見前面發出爆裂



的聲音。在這爆裂聲響之後。却便寂然無聲了。心中暗想。莫非貓眼汽車。發生了甚麼變故麼。他這麼一想。堅毅的面龐上。不禁露出一些笑容。並伸手摸着開關機。扭亮了頭燈。借這兩道燈光。他瞧見前面約一百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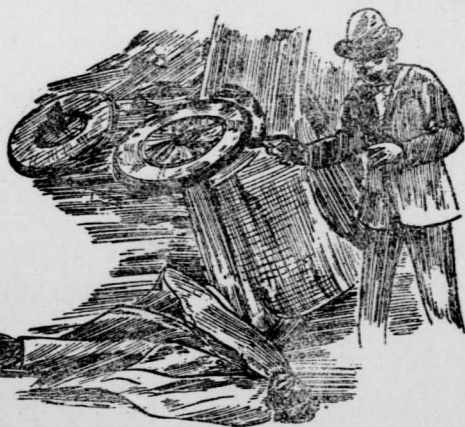
的地上。停着一輛破碎的汽車。車旁的地上。更躺着一人。知道方纔所料。果然不差。便又向前行了一段路。把車停住。跨下車來。一手握着手鎗。上前瞧看。果然是一輛汽車。因撞着路旁的大樹。便翻倒在。地上。已破壞不堪。車中的人。拋到十四五尺外的地上。這人自然正是那貓了。四肢都張開着。形狀很

覺可怕。巴尼司又灣下腰。見他身上受傷很重。再摸摸他的胸前。覺得他的心尙跳動。當即把他移到較為舒適的

地方。他忽睜開兩眼。望了一望。那自行車上頭燈的光。原正照在這裏。他自然瞧得出巴尼司。沾滿血污的臉上。便露出一些慘笑道。你來捉我的麼……你當真是來捉我

不見。於是兩盞頭燈。仍和尋常的一般無二。我這猜想對麼。貓又慘笑了一笑。隨即振起他微弱的聲音。說道。你猜想的。大致不差。可是未能澈底。待我趁這臨死前的一刻

的麼。巴尼司道。正是。如今我已捉住你了。貓道。祇是不會活活的捉住我。你不無有些缺憾罷。不消多會。我定將死了。我今雖死。但歷來幹下的事。已儘够人們的稱述了。試問貓眼汽車。誰不曉得呢……



工夫。講給你聽了。也可解除了人們一個大疑問。當我瞧中了一輛汽車。心想搶劫時。絕不冒昧從事。必先跟隨着他。察看個仔細。倘有可疑。便再也不下手。必須絕無可疑之處。方始開快車。超越到那汽車的前面。直行到那汽車中人已瞧不見我的地方。我再掉轉車。迎上前去。把那汽車攔住。動手搶劫。倘那汽車中是警廳中人。我便不超到前面去。悄悄的在他們的車

你可明白貓眼汽車。是怎樣造成的。巴尼司道。我有一個猜想。不知道是不對。我以爲你先預備下一輛速率很快的汽車。經過你詭詐的改造。兩盞頭燈。便能變成貓眼的形狀。這貓眼且必是活動的。可以隨意的變動。要動手攔劫他人時。便可使他變出來。搶過之後。再可使他隱藏

後。回身而去。或是從支路上溜走。再有當我掉轉汽車。準備上前攔劫時。又必把車上的形式和我自己的模樣。都

變換一下子。譬如我超到前面去時。車篷是張着的。我頭

兩片橄欖形的金屬物。剛正升到頭燈的前面。更能使他

上是戴的銅盆帽。掉轉來時。便把車篷放下。換上一頂便帽。這樣那汽車中人。自然不能曉得攔劫他的汽車。便是方纔超到前面去的那一輛。我車上的邊燈。也很光亮刺目。旁人見了。已是耀眼生花。自然瞧不清我的汽車和我了。貓說到這裏。已斷續不能成聲。便頓住不響。巴尼司知道他死時已近。忙問道。你那兩盞頭燈上。怎能變成貓眼的模樣呢。你可把那方法索性告訴我罷。貓道。我這汽車上的頭燈。倘有一盞尙未全壞。你自己也能瞧得明白。因為那方法很是簡單。或是把兩塊柔軟的金屬物。剪成和橄欖一般的形狀。各用一根紋鏈的彈簧。裝在兩盞頭燈的下面。再用一根長鐵條。一根鋼絲。彼此連續在一起。我便可使那



再要往下說。但貓的眼睛。已漸漸閉合。身體微微動了一

們退縮到頭燈的下面。於是旁人再也瞧不出了。我這方法自命是很巧妙的。不論是誰。必也猜想不出。人人且必受我的愚弄。他說到這裏。微微舉起一隻手。搖了一搖。表示他已無力再講話了。巴尼司見他這副悽慘痛苦的神情。不由得生出憐憫之心。但忽又想到他弟弟受傷的慘狀。又不免憤恨起來。對貓說道。你已是死在眼前的人了。我也不必和你多說甚麼。祇告訴你此番設計捕捉你。以致使你墮車受傷而死的主動人。正是巴尼司。貓道。巴尼司麼。巴尼司道。正是。你更須曉得。巴尼司不是別人。正是你第一次攔劫汽車。因而受傷的那個汽車夫的哥哥……巴尼司

下。嘴裏輕輕哼了一聲，接着頭向後面一仰，便一動不動。巴尼司曉得他已死去。從今以後，再也不能攔劫旁人的財物了。

不多一會工夫，方纔巴尼司行來的那條路上，又現出兩盞汽車的頭燈來。巴尼司料定正是他的兩個助手，便高聲喊道：你們快來罷。我已捉住他了。哈列和華司聽說都

非常的得意的歡呼起來。

警廳中曾懸出捉拿那貓的賞格。如今貓既捉住，警廳中自然把賞格如數發出。祇是由誰領受呢。讀者們必以為巴尼司和納迪是……後來是由他們四人公分的。各人所得，固然不在少數。各人的聲名，更因此大大的響亮起來了。

(完)



老 牌 國 債

大 聯 珠 香 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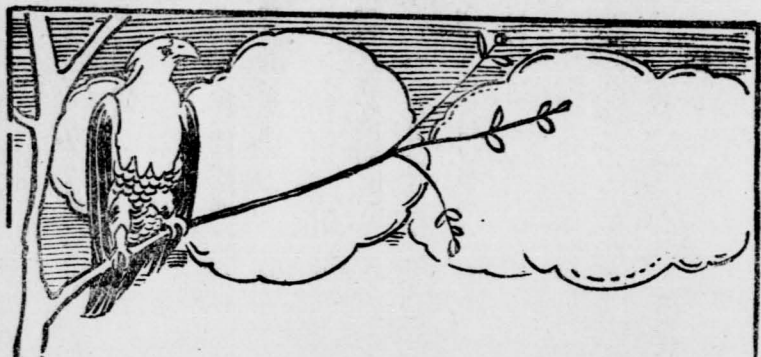


商標

花 似 美 人
 嬌 烟 比 花
 更 好 若 問
 此 烟 是 何
 名 聯 珠 二
 字 蜚 聲 早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小黃雀 蔣用宏

淙淙的小溪，慢慢地流着。溪旁的綠柳，俯着頭歡迎。小黃雀兒站在小枝上，跟着柳枝搖來搖去，好似小孩子坐在搖籃裏一樣。她得意極了，隨口唱些不成音調的小曲。在人們聽了，覺得是絕世的音樂。她唱倦了，飛下小溪，喝了幾口清水，潤潤她的嗓子，隨便飛到一家高牆上，眺望清麗的郊野。忽聽得有叫她的聲音：

「朋友，你餓了嗎？我這裏有精美的大餐，實在吃不了，你拿些去罷！」

她回頭一望，見一隻同伴住在一個金絲的籠裏，正在吃着大餐；一面笑嘻嘻地說着，好似他有這些美饌，很可以驕傲別個的樣兒。

「謝謝你！留着你自己用罷！我已經吃飽了。」她說。

「不必客氣吧！我是知道的：你一天尋食物到夜，



也尋不出什麼美味來；即使吃過了，也不能飽的。我一天不要勞一點力，什麼好的美味都有人送來，簡直是做皇帝一樣。你一天勞碌到晚，還不能溫飽，實在可憐！」他說。

「勞碌要什麼緊！辛苦得來的食物才覺得有味；越是費功夫得來的，吃起來越是有味；就是瓊漿玉液也不能及；若全靠他人供給，不勞而獲，雖有美饌，吃起來反沒有勞力得來的香甜。況且你住在籠裏受別人餵養，好似機器；又有什麼樂趣？」

「我只要豐衣足食就夠了，還管牠什麼呢？衣食既不憂，又不要勞力，坐享安樂，還不算幸福嗎？又何必去奔波勞碌呢？」

「不見得罷！你既不能夠出籠，就受了約束；且主人餵養你，給你美饌，並不是報答你什麼恩惠，盡什麼義務，是以一份的代價，博取你同他們歌唱的呀？假使你不能歌唱，他們也不餵養你了。」

「我既得他們的餵養，唱歌兒給他們聽，也是一種

義務。我的美妙的歌喉，有人欣賞，不是很幸的事嗎？你的音樂即使唱得很好，在山林裏又有那個去聽呢？」

「你的歌曲是為主人而唱的，要現出十二分的本領，盡力賣好，到得聲嘶力竭，也要繼續下去；又生怕唱得不好，被主人嫌惡；這是多麼拘束呵！至於我唱歌是為自己而唱的，是贊美大自然而唱的！我興來的時候，隨便唱些不成音節的小調，表示我心中的快樂；草兒跳舞着，蝴蝶兒翻飛着，好似助我的拍節；至於好聽不好聽，我是不管的；有沒有人欣賞，那更不在意了。——然而我也不要人們欣賞。」

「你的話越說離遠了，但你無論如何，總沒有我這樣快樂，我簡直比皇帝神仙還幸福得多了！」

他說着就跳舞起來，表示心裏的愉快和驕傲。不意舞得大着力，鳥籠全身震動，上面的勾，忽然滑了出來，砰的一聲，跌在地上；他竟跌死了。

主人聽得聲音，跑了出來，看見他跌死了，就喃喃的

罵起來：

「該死的東西！你跌死也罷了，連我的金絲籠也跌破，實在可惡！這東西買得很便宜，我知道不大好，所以唱起歌來，一點兒也不好聽。明天出重價買過一隻好的。」

主人把他拿了出來，望牆外一擲。瞥見她站在牆頭，忽然改作欣喜的笑容說：

「小黃雀！我很愛你，你到我這裏來吧！我買過一隻新的籠子給你住；拿很好的美餐給你吃；快點下來吧！」

小黃雀看見被擲在牆外的那個，還在抽送最後的呼吸，禁不住下了同情之淚。現在見那人對她引誘，便強作笑容說：

「謝謝你的美意！我實在沒有這種幸福住你的金絲籠。」

說着，撲的飛了去，把悲哀的心思暫且壓了下來，唱

着一曲小歌解她的悲哀和煩悶。

飛飛！

飛過高山越過堤。

四海之內，

都是我快樂的園地。

有甜的鮮果和肥的小蟲做我的食糧，

任憑我自己的意。

自由生存，

就是我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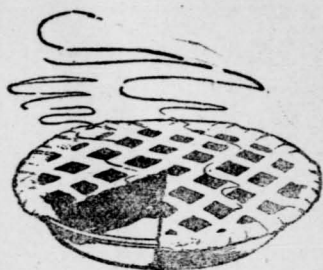
呵！廣大的平原漫漫無際！

碧綠的青山任我飛棲！

我寧做一個世界的漂泊者，

不願做你的牢獄皇帝！

——完——



精美西點

糕、餅、夾麵包、咖啡、可
可、茶、牛奶、汽水、鮮菓

汁、冰奇玲。或冷或熱。共有八十餘種。物色之富
。品味之精。為滬上第一。款客自酌。無不相宜。
並有裝盒之冰奇玲。可攜回家中。尤稱便利。並備
精美西餐。午晚二次。

上海大馬路卅六號
電話中央三八〇一

沙利文糖果店

(2)



小(330)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麼？

請用商務印書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
最便宜，有下面四大特色：

(一)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贋絲毫無異成本紙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
極廉

(二)精選上等質宜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三)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彩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
等赤金

(四)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聯額
用真紅木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已設下列五科

國文科 國語科 英文科 算學科 商業科

(講義)請專家編輯由淺入
深甚合實用
(教員)極有經驗改卷答問
精細詳明
(學費)極廉講義奉送稍有
餘力者皆能供給
(開課)終年開課隨時均可
(社址)報名入社
(報館)上海寶山路商務印
書館編譯所
(簡章)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雙尸案

張訥齋



嘗勝清光緒之季年。余自皖北返里度歲。時正琴瑟臘鼓。將屆年關。驅車至東縣之北鄉。作僱租人。回時道經沙港。就食於路旁之茶亭。聞三五鄉老。絮談曰。奇案奇案。余性嗜奇。因欲窮其究竟。旋見紅傘高撐。衛勇前導。肩輿殿其後。則縣令某公詣驗也。遂尾之。至荒野廣場。見蘆蓆架棚。內設桌椅暨硃墨筆架等件。某令坐其中。距蓆棚約十數武。具一棺。陳兩屍。余茫然不知其顛末。錯愕萬狀。欲詢諸途人。祛我疑障。而萬聲潮湧中。口吐音瘖。卒莫能究詰。復回至茶亭中。觀其所以。不一時縣令回。而如此波譎雲詭之奇案。騰沸於衆口。余終不得其真相。乃就同坐中之老叟。一詢焉。叟爲是鄉之老農。衣粗布袍。首風帽。足蹠毛履。禦以嚴寒者。目余言曰。先生欲知我鄉之新聞乎。惜我鄉無申報訪事人。不然。可以傳播四海矣。言未竟。出懷中短桿。吸淡菰芭。口中煙嫋嫋。復向余言曰。今日之事。大奇大奇。縣前街有周某者。世業布商。其子爲某莊學徒。病肺癆。已年餘。日前天奇冷。渣然逝。厝於我鄉之西圩。覆三之日。其父見棺蓋已移動。乃大駭。恐爲無賴盜衣衾者。雇鄉人啓視之。則棺中多一年已中旬之屍體。先生今日之事。豈非大奇之案乎。余聞言。亦驚叱。老叟復向余正色言曰。先生此猶不足爲大奇。縣之北鄉。王家莊者。距此三十餘里。有王三。素嗜賭。家傾產蕩。於數日前。殉以阿芙蓉。親族中爲贖金。始獲斂。殯於莊前古得源庵。

西廂庵中一老衲。狀態龍鍾。既豐而跛。該庵遂日以頹廢。既殯之翌日。王屍失所在。或謂王已殞。出爲鬼作祟。而覓替死者。一時鄉中人。相率閉戶不出。或謂王已成地仙。化屍去。或謂王因逋負。故僞卒。今已逃亡矣。謠詠繁興。莫究其竟。今有謂周子棺中卽王屍者。先生汝讀書人。書中曾見此奇案乎。言畢。口中猶喃喃曰。奇案奇案。余聞言亦驚爲奇案者再。嗣因俗冗紛繁。急欲回舍。未暇一探真相。詔華容易。轉瞬梅柳渡江。落盡燈花。將鼓棹西征。賦重醉皖江春之句。適中表弟爲余祖餞。酒次。言伊佃唐某於舊臘受詐事。唐居某鄉中。其座宅園以短藩。緣藩而亭立者。有桃杏若干株。遙望之。知爲鄉人中之豐腴者。農家田舍。歲晚務閒。則碾麥爲麵。磴粳爲粉。發以醇。持成團。孕之以疏。載。蒸之以釜。餽鄰里鄉曲。親戚故舊。筠籃點綴。此贈彼餽。田舍翁之事業。南面王。未與易。唐於是時父子家人。團聚於庖廚間。蒸之浮浮。正共幸蓬勃墳起。圓美而澤也。忽門外剝啄聲甚急。則里甲以門外桃樹下有雉經屍報矣。家

人相驚駭。手足無所措。蓋鄉人往往因人命事。有傾家產者。雖吹縲一池春水。不事干卿。而吹毛求疵。亦受其影響。由里甲巧立名目。曰地鄰。曰知情。白之縣令。縣令卽以地鄰。或知情目之。出一紙提單。差數名皂隸。當事者。必花費差房若干。且有家財至水盡山窮而後已者。今此風猶未革也。唐宅外。既有此案。則怡然歡樂之家室。霎時間。舉室喑然。幸經里甲作魯仲連。令唐佃出葬費。始藏事。未訟於官。然唐佃已所費不貲矣。叔季之世。俗薄風澆。訟案亦離奇詭譎。舊小說所謂包龍圖善斷奇案者。安得有包公者。生今日之世乎。當時余聆表弟言。亦頗爲唐佃憐惜。嗣言及雙屍案。聞某令已坐連多人。無非爲地鄰及知情等。無辜受累者。清例凡盜未殯未埋屍柩者。絞。移屍他處。坐應斬。如此奇案。須大偵探家出。方能索其顛末。但憑皂役之訪問。若期水落石出。談何容易。時經匝月。此案已漸漸無形打消。余亦將束裝赴皖矣。翌年春。返里省墓。一日由里閭媪外行。瞻仰故鄉風景。方徘徊歧路間。忽有自吾後

呼吾者。回視。則與余餞行之中表弟也。別後重逢。其樂奚似。相與道契闊。急赴酒樓。謀一醉。詢及梓桑近日新聞。而雙屍案始揭破疑障。蓋里中有俗名土田雞者。素無賴。與某里甲通聲氣。崑以敲詐爲生涯。一日。因分贓口角。土田雞遂持刀逞兇。傷及里甲。甲忿甚。以土田雞借屍案詐事。鳴知於鄉董。董白之於縣令。嚴鞠之。而某里甲爲造意犯。土田雞爲實行犯也。讀者諸君。欲知奇案之真相乎。請試述所聞如下。吾東各鄉。土俗日儉。一至歲闌。訛詐案離奇百出。小康之家。幾至人不安寢。即稍俱饘粥者。亦受地方無賴騷擾。土田雞。由王莊竊得王三屍體。乘小舟。至沙港之某村。宵深夜黑。星月無光。即以王三屍繫於鄉人戶外。里甲巡更擊柝。佯爲不知者。急敲門。告以故。鄉人惶駭。倩

番佛神力。了其事。由甲戶而乙戶。或且連索數家。村之某戶。忿每歲被詐不已。討得本縣某紳田若干畝。雇佃夥。助耕稼。華門圭竇。從此有某紳勢力爲護符。一夜更深。宵爾索絢。聞戶外息索聲。輕輕啓扉。而牆外桑株下。隱約見一人背負一物。方欲息肩者。疑妙手空空兒。方怯篋之得手。佃夥數人。均強有力者。大聲急呼。而背負者踉蹌至河干。急登舟。持篙遁。夥亦乘舟尾追之。不二三里。見前舟之人。捨舟登陸。乃停泊岸側。伺其動靜。天將黎明。相與牽其舟返。不一日而雙屍案聞傳矣。蓋土田雞因追者急。急登岸。負其屍於岸側。伏而伺。適有盜周子屍衣者。方啟棺。聞人足跡聲。遁去。東方既明。土即以王屍納之。此雙屍案之真相也。讖既成。某里甲土田雞均坐法。

完



諺語考 余康齡



體已 嘗見徽宗在五國城寫歸御批。有云可付與體己人者。「山居新語」

高明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董仲舒文」

著手 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晉書」

冷笑 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北史崔贍傳」

不齒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禮」

超等 踴躍升騰。超等踰正。「後漢書」

公共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漢書」

任用 惟助與壽王見任用。「漢書嚴助傳」

兩可 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晉書」

什麼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儒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

板爲什麼。僧儒曰。樂句。二公大稱賞。「摭言」

苟且 苟者媿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匡謬正俗」

凌虐 魯昭公好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中論」

休息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詩」

越日 越日謁見王。「列子」

目擊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莊子」

家庭娛樂



風琴

另印音樂用品
目錄承索即寄

本館製造孔雀牌樂府牌風琴式樣新雅種類繁多聲質準確質料堅固為家庭娛樂之無上妙品定價每座自二十元起至二百四十元包裝運費外加

音樂用書

兒童新歌曲	一冊	一角
新法國語唱歌集	四冊	各二角四分
新體唱歌集	四冊	各一角四分
進行曲	一冊	四角
今樂初集	一冊	一元半
新歌初集	一冊	一元半
風琴戲曲譜	一冊	六角
英文琴譜	五冊	各一元

商務印書館謹啓

救國的策方第一

就是

積極的提倡國貨！

國勢凌夷，外患日逼，有見之士，咸以提倡國貨為救國要圖。本館創業之初，即以開發利源，改良國貨為職志。歷年以來，搜求本國原料，悉心製造，出品精良，久為各界所樂用。近復銳意求精，加工製造，以應社會之需求。種類繁備，品質兼優，比之舶來諸品，尤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惠顧雅意。茲將各種出品，開列於下。

圖書雜誌	印刷機器
文房用品	裝切機器
西式文具	印刷油墨
理化器械	花邊鉛字
化學藥品	各種圖版
模型標本	幻燈影片
測繪器械	活動影片
音樂用品	各種徽章
運動用品	摺扇
教育玩具	文華打字機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失去的遺囑

——森迪克探案之二 英國弗利門著——

程小青

(上)

本篇所述。紀一個密司脫海亞特。立了一張遺囑。忽而發生意外。那遺囑同時不見。這案子是我們的老友麥杞門律師介紹得來的。那天午後四點鐘時。麥杞門領了那個主顧到我們事務所來。那人年紀約模三十五歲。裝束像上流紳士。名叫克勞黑。麥杞門介紹既畢。便向我們道：「這是你們進茶時分麼。好。我不妨也陪飲一盃。把這案中的大綱告訴你們聽。但我不能多留。別的詳細情節。讓密司脫克勞黑說罷。」說完。他就在茶桌旁邊的安樂椅

上坐下。森迪克注了一杯茶敬他。麥杞門一壁接茶。一壁在一張紀着幾個字的小紙上聽了一聽。說道：「我此刻雖把這件案子介紹給你。但我並沒有多大希望。我也不敢信你在這件事上定能成功。」森迪克答道：「雖然。你姑且把情由說說看。須知容易的案子。我生平經歷絕少的。」麥杞門飲了一口茶。便瞧着那張小紙說道：「那是前天午後一點三刻。恰是星期一。密司脫海亞特在他家裏立了一張遺囑。他家在梅橋。離開惠耳埠約摸兩英里遠。立囑時共有四人在場。兩個是海亞特的僕人。就做了

見證。還有兩個就是受產的人。一個叫裴克菲。是立囑人的甥兒。還有一個就是這位克勞黑。那遺囑共寫了兩張信紙。寫好了並沒有宣讀。就叫那兩個僕人簽字作證。等到簽好。又另用一張紙把囑文蓋好。故而那四個人也沒有機會瞧那囑文。怎樣寫法。但等到僕人們走開去後。海亞特也會把囑中的大意向那兩個承產人說過。森迪克插口問道。「那大意怎樣。」麥杞門答道。「就情勢而論。那遺產的分派。似不很均勻。囑中關定提出一小分產物。另給數人。這些人的姓名和得產的數額。海亞特都沒有說明。此外他允許給裴克菲一千鎊。以便他自設一個小廠。因為裴克菲本是製造呢帽的商人。至今仍執舊業。至於餘多的產業。都歸這位克勞黑承襲。老人既將大意說明。就把遺囑摺好。夾在一隻皮夾中。順手將皮夾納入衣袋。聲言要將那囑文存放在惠耳埠的律師那裏去。接着大家便各分散。在客人去後數分鐘工夫。有一個僕人見海亞特也離屋出外。更有一個鄰人。見他沿着小徑。穿向

樹林中去。從這樹林出去。就是一條車馬大道。約有一英里四分之一。便可直達惠耳埠。但他並沒有見他的律師。也沒有有人在惠耳埠附近見他。自從那鄰人見他進了樹林以後。他便失蹤不見。到了晚上。不見歸家。那管家的傭婦不勝驚駭。第二天便去報告警察。警察們在林子裏尋覓了一回。在林口的一個地穴中。發見海亞特的屍身。那時他的頭頸已經折斷。傷得不成樣子。起初還不知他怎樣受傷致命。後來查得他身上的金錶、錢囊、鑽戒、和存放遺囑的皮夾。都已不見。才懷疑他是被人謀死的。雖然。我祇說當時的情狀。並非下什麼斷語。我的目的就在那張遺囑。我意這遺囑必已被那有兇手嫌疑的人偷去。再不容易追回來了。」克勞黑接嘴道。「這遺囑此刻也許已毀滅了。」森迪克點頭道。「這話果很近似。現在你們打算怎樣辦呢。」麥杞門道。「我們姑且假定這遺囑已經毀滅。然那立囑人所宣述的大意。仍當依言履行。不過這一着不知是否可能。因那遺產的分派。相差既遠。能否

得司法官的信承。却是疑問。祇怕司法官聽了這不均勻的分派。便否認遺囑的真意。那就壞了。」森迪克問道。「萬一如此。結果又將怎樣。」麥杞門道。「這樣。死者既沒有第二張遺囑。足以證明全部的產業。便須完全歸裴克菲承襲。因為他是死者最近的親支。」森迪克又道。「那麼。你此刻要我怎樣辦呢。」麥杞門咳了一聲乾嗽。答道。「我雖知這裏面沒有多大希望。但還想請你盡幾分力。助我們把遺囑追回。」森迪克沉吟道。「假使那遺囑確已毀滅。追回的問題。當然不能成立。但我們究竟還沒有確知遺囑已經毀滅。故而這偵查的任務。我們似還可擔任。」麥杞門聽了。喜形於色。立起來說道。「森迪克。多謝你。你能應允。至少還可以給我們留一紙希望。現在我要去了。別的事你問克勞黑罷。」

他是一個商人。並且對於他舅舅的分產。也分明不滿。論勢他必不肯坐失機會。」森迪克道。「老人如此分產。確屬不公。你可知他的原因麼。」克勞黑道。「海亞特生前和我交情很厚。並且曾受過我的恩惠。至於對他的甥兒裴克菲。常恨他賽馬賭錢。不無厭惡之心。因海亞特素來很節儉的。他的遺產當然不願意傳給一個賭徒。因此。他才有這厚薄的分派。」森迪克道。「裴克菲此刻。是否仍在經商。」克勞黑道。「他在惠耳埠附近的一個廠裏充當經理。並非自主。」森迪克道。「好了。現在且推想密司脫海亞特的致死之由。除了被盜的事實。你想他還是偶遭意外而死的。或是被人謀殺的呢。」克勞黑道。「我以為遭意外而死的可能性很大。因為那地方本很危險。那林口的地穴原是一個廢棄的鉛粉礦。容積既深。且恰在那通徑的旁邊。穴邊又長滿了亂草矮樹。不易瞧見。偶一不慎。很容易失足下墮。或被人推落下去。」森迪克略一尋思。又問道。「你可知這案子幾時審訊。」克勞黑道。「今

天早晨我得到法官的傳單。定在後天星期五午後。在惠耳埠法庭開審。」說到這裏。忽聽得樓梯上有足步聲音。接着室門上便有急促的叩擊之聲。我跳起來開門。忽見來客就是剛才別去麥杞門。他手中執着一張報紙。嘴裏嚷道。「這裏有一種新發展的消息。我想你們必急於知道。」說着他坐下來戴上眼鏡。執着報紙朗聲念道。「海亞特慘死的案子。現在已得到一線光明。他的屍體本在相近梅橋的鉛粉坑中發見的。猜論時間。定在星期一致死。就在那天。有一個火車乘客。在火車將到白華德旗站。忽從車上跳下。偶一失足。便跌在鐵道和月台之間。這人救起以後。立即送往醫院。驗得他的臟腑已受了重傷。那人自言名叫菲雷乞。但說沒有親友。故不肯說出他的住址。今晨這人已死在院中。院中人希望明白他的住所。故而搜檢他的衣袋。在衣袋中搜出一個用繩裹紮的小包。包中却有五隻金錶。三條錶鍊。一隻扣針。和一卷鈔票。別的袋中。還有些零碎錢幣和一張惠耳埠賽馬場的門票。因

那賽馬恰在星期一舉行的。在那五隻金錶中。有一隻已證明是海亞特的。還有幾張鈔票。也經惠耳埠銀行裏的付款員證明。是他付給海亞特的。又推想那鈔票似乎本放在那隻皮夾之中。這皮夾先也從他的袋裏偷去。此刻却也已另在惠耳埠車站的空地上發見。但皮夾中已空無所有。因從情勢推想。當這一個菲雷乞往賽馬場時。在樹林口和海亞特相遇。那人便謀害盜劫。或是海亞特先已死在穴中。他祇從屍體上搜刮他的東西。這兩種推想究竟孰是。現在却無從證明了。」麥杞門讀完了報中的新聞。仰目瞧着森迪克道。「這消息對於我們的希望。不見得有多大影響罷。並且那皮夾已空。顯見那遺囑確已毀滅。」森迪克答道。「或者祇是把遺囑拋棄。也未可知。」麥杞門聳了一聳肩。便又起身告辭。這時克勞黑已沒有別的話說。也就跟着他的律師同去。二客既去。森迪克忽靜坐無語。我知他這時正竭力運用他的腦思。也就相對無言。過了一回。他忽抬起頭來。問我

道。「乾維司。你以爲如何。這件事可值得幹麼。」我答道。「值不值的問題。就把那遺囑存在不存在爲斷。」森迪克道。「不錯。我覺那遺囑還有不會毀滅的可能性。但我們的眼光。不應專注在遺囑上。我以爲我們既已擔任這件案子。第一步必須明白事實。好在此刻距開審還有一天工夫。明天我們先到梅橋去。瞧瞧那發案的地點。再往白華德去探聽那個菲雷乞的消息。那也許可以發見些光明。」我很贊同他的意見。到了晚上。他就把應用的東西裝在那隻帆布袋裏。他先把顯鏡、白蠟、酒精燈、和吹管等放入。我還不以爲奇。隨後又取了一條有勾環的繩。和一個小小的真空吸灰器。一併納在袋中。我一時却想不到有什麼用處。次早十點鐘時。我們先乘火車到了惠耳埠。得出車站。我們隨即跨上帶着的自由車。依着地圖所指的方向駛去。先經過通賽馬場的官路。又行了一里多路。就到通梅橋的岔路。我們先下了車。將車子附着。向着那林子走去。那樹林長在一個低低的小山頂山。故而形

勢較平地高些。我們到了林口。森迪克低聲道。「這地方冷靜極了。我們竟沒有遇見一個人。」接着我們把自由車放在林木深處。依了樹林的小徑進去。森迪克且行且聽他的地圖。約摸一百步光景。他忽立停了說道。「這鉛粉坑應在這裏。不過還瞧不見。」說着他一手攀住了一棵徑旁的矮樹。另一手將亂草分開。忽而失聲叫道。「乾維司。瞧哪。這不就是那個地穴麼。」我走近一瞧。果真有一個空穴。足有三十尺深。那穴口的邊上。有矮樹和亂草遮着。但和通徑的距離。似祇一尺光景。森迪克道。「克勞黑並非形容過甚。這委實很危險的。但通道旁邊。竟留這樣的空穴。也可見負市政責任的顛頂。」接着又道。「這穴總有入口所在。我們先兜進去瞧。然後再到上面來察驗。以便證明海亞特從那裏跌下去的。」於是我們退回轉來。果見有一條斜徑。我們循徑而行。逐漸傾下。果繞到了地穴的中心。那穴的年代已多。穴底上長了不少野樹。四邊也都現黑色。森迪克指着一塊岩石說道。「這岩壁

上面就是那條通道。我料那慘劇的痕迹。大概就是在這裏了。」他走到石壁的腳下。運目四矚。忽見黑壁上有塊白點。分明有一塊鉛粉新近剝落。森迪克仔細一瞧。便道：「地果真從這裏落下來。這裏還有一個血漬呢。除了故意謀殺。即使失足下墜。當然也沒有命活。乾維司。你姑且在這裏略等。讓我到上面去瞧瞧。說完他忽忽仍從入口裏出去。不一回。便聽得上面有撥動樹枝的聲音。」又聽得森迪克說道：「這裏還有不少足印。並有泥塊陷落的痕迹。但不見有爭鬪的迹象。讓我再過去瞧瞧。」我因趁靜待的機會。週察那地穴的四壁。見那岩壁的一旁。另有一個穴洞。洞中留着幾個鉛罐和兔骨殘燼。似乎先前會有什麼流丐在這裏避風留宿過的。少停。又聽得森迪克從上面喊道：「乾維司。我要印一個模型。請你把那帆布袋拿上來。」我連忙應着。把那存放應用東西的帆布袋取起。繞到上面。忽見森迪克橫在地上。他的頭部已完全隱在那穴口邊的矮樹裏面。我照樣附下身去瞧視。

他向我道：「乾維司。你瞧那穴壁上有幾處凸出。很可容足代梯。並且新近有人在這裏走過。你瞧那裏不是有一個靴尖的痕迹麼。這可見那人下去時一定面向穴壁。現在我要下去把那靴尖印一個模型。我想最妥的方法。還是用繩子縋着下去。」我不贊成道：「這一着很險。跌下去儘可折頸。我恐那印子是什麼頑童留着的。你何必冒險。」森迪克道：「不。這分明是成人的靴子。靴尖上還有鐵釘。無論這印子和我們的案件有沒有關係。為搜集證據起見。總得印一個下來瞧瞧。」他既定意。就打開布袋。將那繩的有環的一端繫在腋下。另一端縛在矮樹根上。接着就向着那靴印的所在緩緩下去。他到了一個着足之處。又叫我把蠟粉、酒精燈、吹管等應用的東西。繫在餘留的繩上。一一籠下。他接得以後。先將白蠟粉鋪在那靴印上面。又點着了酒精燈。用吹管向蠟上吹火。那蠟粉便立即融化。竟像薄漆一般。森迪克將火移開。蠟便凝成堅塊。接着又照樣弄了幾次。蠟塊越積越厚。末後便成了一

個模型。等到堅硬。他輕輕將模型取起。和應用的東西一起掛在繩上。叫我吊升上來。又說道。「現在再把那望遠鏡宕下來。下面似乎有什麼東西。我瞧不清楚。」我依言取了給他。又定睛瞧他的舉動。他用望遠鏡向下面的一叢野花上仔細照了一回。忽向我道。「乾維司。你把樹根上的繩略略放鬆些。我還可向下去些呢。」我瞧更下去非常危險。但明知阻擋無益。就依着他的話。將繩逐漸放鬆。森迪克就攀着穴壁。緩緩的伸足下去。但那裏着足之處很少。若沒有他腋下的繩子。他的性命真十二分危險。好容易他摸近了那野花所在。便摸出一個信封。緩緩樓着身子。從野花根上取起了一件小小的東西。我又等他從繩子上秣升上來。足有五分鐘工夫。方到上面。我見他平安無事。心上才放下了一塊石頭。我因問道。「你冒了這樣的危險。得到了什麼寶物呀。」他從衣袋中摸出那個信封。裏面有一隻紙煙嘴。那煙嘴是骨製的。顏色已舊。嘴上却還留着半截自捲的紙煙。我把那煙嘴嗅了一嗅。

連忙還他。說道。「我瞧你冒了這樣的險。取得這個東西。很不值得。這東西有什麼用呢。」森迪克道。「我原沒有成見。但我們偵查案子。遇見任何機會。總不肯輕輕放過。照我看來。就在這海亞特跌下去的地方。有一個人會從石壁上爬緣下去。但從這裏到那坑穴裏去。本有那一條較平易的通道。那人何以從這壁上下去。似有研究的價值。分明那人因着急促的緣故。來不及繞圈子下去。如此。便可以推想。他定是這裏的本地人。因為外鄉人決不會知道這裏有一條捷徑。至於這隻煙嘴。諒必也就是這個人落下去的。你瞧那裏一塊泥上。顯着鬆落的痕迹。可見那人着足時。身體曾搖過一搖。幾乎下墮。在這時候。那煙嘴大概就受震下落。因為那煙嘴留住所在的野花。就在他着足的斜側裏啊。」我問道。「你想他失落以後。為什麼不重新拾起來呢。」森迪克道。「這就因那野花所在。沒有地方可以容足。並且他在忽促之間。當然沒工夫像我這樣縋繩下去。但即使這煙嘴不是他的。必屬另外一

人。那人新近也必到過這裏。」我道。「那麼，你想這個人可也和那案子有關係麼？」森迪克道。「這還難說。但時間和地點，都有密切的關係。因為這下面就是海亞特的屍所。並且瞧足印印留的時間，也必和犯案的時間相近。現在姑且再從通徑上瞧瞧。也許再可找出幾個印迹。」於是我們已在通道上見有許多足印，却雜亂不清，彷彿見一個有鐵釘的靴尖。但爲他印所踐，已不完整。森迪克道。「這裏已沒有希望了。我們且向那斜側的小徑中瞧瞧。」我們又走了不多幾步，見草叢有一處沮洳。那裏印着兩個很顯明的足印。森迪克忽大喜道。「這就是了。你瞧。這靴印不但尖端有釘，後跟上也有同樣的釘。我必須照樣留一個模型。但時已不早。你先回去將我們的自由車取出來罷。」我應命把自由車從樹叢中取出，回到那裏。見森迪克的靴型將次成就。但他自身却俯在樹叢中監視。我因問他瞧什麼東西，森迪克答道。「我覺得有一絲希望。那遺囑也許就丟在這裏。因從地圖上瞧，從這裏

前進。可直達賽馬場。那人盜得了贓物。若要把礙忌的東西丟棄。這地方最是相宜。我們且大家尋尋看。」我聽了不很贊同。但也勉強向叢草中撥尋。我和森迪克背向而進。走了幾步，忽見草底下有一件棕色的東西，急急取起。乃是一隻豬皮錢囊。打開一瞧，却是空的。我忙回到森迪克那裏。他已把蠟型取起。一見我手中的錢囊，立即接過去察驗。忽大聲道。「乾維司。這東西果很重要。上面有兩個短寫的字母。明明是海亞特的。在勢我們應再仔細搜查一回。或者有發見遺囑的可能。但我曾寫信和白華德的警察長約定。此刻時間已到。不能耽擱。我們先去一趟再說。」

(下)

我們把應用的東西收拾好了。走到通徑。彼此跨上了自由車。約摸半小時工夫。就到白華德小鎮。我們到警察局時。那警察長正等待我們。他向森迪克道。「你的信我早接到。並且一一依照你的吩咐。弗雷乞的屍體還在驗屍

所。但已將他所有的衣服取來。此刻在我的辦公室裏。你儘可去察驗。」森迪克道。「謝你助我。我果真要瞧瞧他的衣服。」說着我們便跟了警長。走進他的辦公室。見桌子上堆着幾件衣服。分明就是那已死的菲雷乞的。森迪克先把那一雙皮靴取起。靴底已見磨蝕。但靴尖靴跟。都不見有釘。森迪克一壁將靴子授給我瞧。一壁開了那隻放應用器械的帆布袋。取出一張白紙。鋪在桌上。用筆畫那靴底的印子。那警察長忽現疑訝色道。「這有什麼作用。你難道還想定死人的罪麼。」森迪克含糊點了點頭。但不答話。接着又從布袋中取出一個小小吸灰器。將收吸管塞在那死人的衣服袋裏。又叫我用抽氣筒抽氣。那警長更莫名其妙。祇張着眼睛呆瞧。不一回。已吸出了幾個灰球。森迪克將灰分成數堆。浸了些松節油。放在玻璃片上。再一片一片用顯微鏡察驗。驗了一回。讓給我瞧。我瞧那灰塵也祇是尋常的毛質、和棉質、纖維、木屑、麻質、和其他不知名的物質。我不下斷語。但把顯微鏡照樣讓給

警察長瞧。那警長氣息咻咻。更不知有何見解。那時森迪克又將那五隻金錶排在一起。據他的意見。這五隻錶一定都是偷來的。那菲雷乞必是一個扒竊。森迪克先把錶後面的蓋一一開了。用筆記錄那修錶匠的名號。第二步又在那錶的字碼面上仔細察看。他忽取出五片玻璃。各滲了些松節油。又分別記了號數。先用玻璃罩罩好。防有灰塵墮落上去。接着取出一根硬樹膠小桿。在絲巾上擦熱。又開了第一隻錶面的玻璃。隨將樹膠桿湊近瓷面。霎時間那瓷面上黏着的微塵。都已吸到桿上。他就將樹膠桿移近第一號玻璃。用刀片將桿上吸着的微塵。輕輕擊落在玻璃片上。最後一步。就將玻片上的灰塵。放在顯微鏡底下察驗。那其餘的四隻錶。也照着同樣的手續。一一察驗。等到完畢。森迪克問警長道。「這一隻有縫條的錶。可就是密司脫海亞特的麼。」警官答道。「正是。就因着這條縫子。才能一辨就出。」森迪克不答。又把那縫端附着鑰匙取起。從鑰匙的管孔中取出些灰塵。照樣很仔細

的察驗。我趁空也把那五隻錶面的灰塵一一照了一遍。却瞧不出什麼。祇見第三隻錶面上的灰塵。有幾莖斷折的動物毛。好像是貓身上的。但想不出有什麼關係。那警長在旁邊默瞧了好久。似再忍耐不住。說道。「先生。我不知道你們下這一番工夫。究竟有什麼用意。在我看了。委實是白費心思。因我們雖已知道這案子是誰幹的。但可惜此刻法律的勢力。已及不到他哩。」這時森迪克察驗的手續已告完成。便含笑答道。「不錯。但我們受了人家委託。總得盡幾分力。現在請你當把五隻錶和這一雙靴子保存好了。也不要把這錶上的號數弄錯。明天開審時。我要做證據的。」森迪克說完。又向警長道了幾聲謝。便握手作別。乘了自由車趕到車站。乘火車回倫敦來。那天晚上。森迪克在晚膳過後。更作一度察驗。察驗的東西。就是他從那拾得的香烟嘴中挖出來的。他把那用松節油溶解的物質給我瞧驗。我見那煙灰裏面夾雜着許多細毛。和我日間在第三隻錶面上瞧見的相同。因向森迪克

道。「這裏面分明有許多動物毛。那可是貓毛麼。」森迪克作簡語答道。「不是。那是兔子毛。」我聽了不禁暗暗抱愧。原來他的鑒別的眼光。委實比我強得多呢。

第二天早晨。在開審規定的時間早數分鐘。惠耳埠法庭中已充塞了許多觀審的人。我引目四瞧。見麥杞門和克勞黑早已到場。旁邊另有一個穿長靴作競馬裝飾的少年。和這二人談話。我便知那人定是死者海亞特的甥兒麥克菲。還有白華特的警察長也先已到庭。森迪克和他招呼了幾句。才退處一角。靜待開審。不一回檢察官和陪審員們挨次入座。就先叫醫士上來作證。據說海亞特是因着斷折了筋骨致命的。顛殼上另有一處傷痕。好像是被什麼笨重的器械所擊。或是下墮時觸在石塊上所致。第二個證人就是克勞黑。他把前天對我們說的話複述一遍。又說那天他離了死者的屋子。直接回家。去踐一個朋友的約會。其次便挨着麥克菲。他的話和克勞黑相同。但離屋以後。他往惠耳埠的工場裏去的。森迪克不等他

退下。忽立起來問道。「你什麼時候到工場的呢。」裴克菲略一疑遲。答道。「四點半鐘。」森迪克道。「你從海亞特家裏出來的時候。又約在什麼時候。」裴克菲道。「兩點鐘。」森迪克道。「這兩處有多少距離。」裴克菲道。「直接的路程。約有兩英里。但我並不一直回工場去。曾在那林飛而鎮上灣了一灣。」森迪克道。「這樣。你必須從賽馬場經過了。那天你可曾進場裏去麼。」裴克菲道。「沒有。我經過時。賽馬場正在那裏散了。」說時略停一停。森迪克又發問道。「密司脫裴克菲。你吸煙的煙癮可厲害麼。」裴克菲忽現詫異之色。那陪審員也有同樣的表示。接着裴克菲答道。「還不算多。大約每天十五支紙煙。」森迪克道。「你的煙什麼牌子。」裴克菲道。「我用煙絲自己捲的。沒有牌子。」這時陪審席上發出一種嗷嗷之聲。似不贊成這種問句。法官因說道。「這些問句和本案似沒有什麼關係。」森迪克忙道。「請法官原恕。這實在有密切關係的。」說着又回頭向證人道。「你吸紙煙可

用煙嘴麼。」裴克菲道。「有時候用的。」森迪克道。「新近你可曾失掉一隻煙嘴。」裴克菲忽向森迪克驚視了一下。含糊答道。「前幾天我似曾失去一隻。」森迪克道。「你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失去的呢。」裴克菲又很不安的樣子。期期然道。「我不記得了。」森迪克立即將上一天拾得的煙嘴摸出。授給那證人道。「這不是你失掉的那隻煙嘴麼。」裴克菲一見。面容頓時變異。他那接煙嘴的手。也顫動不止。勉強應道。「這也許是的。但我不敢說定。這東西和我失掉的一隻果很相像。」森迪克將煙嘴取回。授給法官說道。「我敢說這是一種證物。」接着又向裴克菲問道。「你說你那天到賽馬場後。競賽已畢。但你究竟進過賽馬場裏去沒有。」裴克菲把舌子舐着他的嘴唇。答道。「我走進去的。但那時候正有許多人擁着出來。我故而並不停留。就和衆人一塊兒退出。」森迪克道。「當你和羣衆退出的時候。你的衣袋可曾被偷兒扒竊過麼。」裴克菲的態度越不自然。他答話的語

聲也越加低沉。因道：「果真被偷兒摸過的。失去了一隻錶。」森迪克又摸出一隻錶來。錶上附着一條小小的標箋。畫着第三號字樣。他問道：「這錶不就是你失掉的麼？」麥克菲將錶接過。又吞吞吐吐的道：「也許是的。但我不能指定。」問到這裏。略略停頓。法庭中也靜寂無聲。少停。森迪克忽莊聲問道：「密司脫麥克菲。現在我有一句話問你。請你先仔細想想。然後回答。就是當你被竊的時候。你衣袋中可有別的東西和這錶一起被竊麼？」麥克菲靜默了一兩分鐘。但把驚駭的眼光凝注着森迪克。一回才道：「我不記得有別的東西遺失。」森迪克忽向堂上問道：「請問法官。可能允許這證人坐下來麼？」法官應了他的請求。就送過一把椅子。給麥克菲坐下。麥克菲這時。似已失了常度。他向四週睇視了一回。忽向森迪克道：「我想還是我自己把事實說明了罷。那天我離了我舅父的屋子。先進樹林中去等待舅父。打算把我對於他將大部分遺產給一個陌生人的意見。和他說明。我知道我

舅父必須從樹林中經過的。後來果然在鉛粉坑的旁邊遇見他。但我在發表意見的時候。他不願聽我。彷彿發怒的樣子。要我把他推開了前進。那時我站在通徑的中央。當他走進來推我時。他的身子靠近穴邊。忽而他的足一滑。身體往後一仰。便跌向樹叢中去。轉瞬間。但聽得有一種重濁的聲響。從坑底裏發出。我分開了樹枝一瞧。見他墮在坑底。頭部已側在一邊。這時我因急於下坑去瞧視。又知那裏有一條捷徑。雖則上落很險。但我並不顧忌。就急急從石壁上爬緣下去。就在那時。我失掉了那隻烟嘴。我也來不及拾取。等我走到我舅父的旁邊。見他的頭頸已斷。顛殼也碎。分明已沒有挽救的希望。那時候我忽起一種歹念。想乘機竊取他的遺囑。以便我可多得遺產。同時又想到若使單取遺囑。嫌疑必加在我一個人身上。故而特地將他的錢囊、戒指、金錶等物。一起取出。回到上面。就將錢囊中的鈔票摸出。那錢囊和戒指却丟在草中。接着又從皮夾中取出那張遺囑。放在我自己的內衣袋裏。那

皮夾一時沒有丟棄。和錶鏈等物一塊兒放在外衣袋中。隨後我遵着小徑進行。直達賽馬場門口。希望將皮夾等丟在賽馬場附近。使被經過的人拾去。免得事後發覺。不料在賽馬場門口。被一個扒竊把我外衣袋中的東西完全竊去。竟省了我丟棄的手續。這是我經過的事實。一句沒有虛謊。請法官們定我的罪罷。」森迪克等他說完。又問道。「那麼。此刻遺囑在那裏呢？」他立答道。「在這裏。」說時就從貼胸的袋裏。摸出一張摺疊的紙來。交給森迪克。森迪克展開略瞧一瞧。便轉呈法官。於是便判定海亞特因失足墮傷致死。而麥克菲盜竊的罪。另行宣判。這奇案的審訊也便告結束了。

那天午膳過後。森迪克便把案子的情形解釋給我聽。他道。「這案子真是很有趣的。案情也很簡單。我們姑從頭推想。那遺囑的遺失。實在是案中唯一的關鍵。因遺囑若使存在。麥克菲祇能承襲一小分的產物。但一遭失去。他却有獨襲巨產的希望。因此。無論如何。我們的眼光。勢不

能不注意到麥克菲身上。但第二步忽有菲雷乞受傷的事發見。從表面上看。那海亞特的東西。已都在他身上搜得。很像那案子就是菲雷乞幹的。但仔細一想。便有幾個疑點。菲雷乞明明是一個倫敦的扒竊。他到惠耳埠去。無非想趁賽馬的機會。實行他摸竊的勾當。但海亞特發案的所在。却在那冷僻的林中。既非鬧熱之區。又非必經的通道。那偷兒怎麼會到那裏去呢。因為扒竊的實施所在。總揀熱鬧而人多的去處。論情論勢。他決不會光顧到樹林中去。但反過來想。菲雷乞既到賽馬場中去過。身上又有許多贓物。也許間接從別人身上竊來。那也很近事實。那麼。這直接盜劫海亞特而事後反被菲雷乞竊摸的人。又是誰呢。於是我就想起那個麥克菲來。因為他是和遺囑最有關係的人。並且平日最喜賽馬。那失竊的事情。又分明在賽馬場裏發生。情節也兩兩相合。再進一步想。假使麥克菲果真是被菲雷乞竊摸過的。那麼。菲雷乞所有的五隻錶中。也許有一隻就是麥克菲的。我想到這裏。便尋

出一個證明的方法。你總記得麥杞門曾說過。裴克菲是一個製造呢帽的商人。又知他現在一個帽廠裏當經理。你想呢帽是什麼做的。大部的原料都是兔毛。在那帽廠裏面。那兔毛的灰塵。不消說常飛滿空中。故而在廠中辦事人的身上。也必染着這種兔毛。那兔毛進了辦事人的衣袋。袋中若有什麼東西。勢必也要受兔毛的侵入。這樣你就可知道。昨天我所以察驗那五隻錶上的微塵。無非就要證明這五隻錶中。是否有一隻是裴克菲的。檢驗的結果。那第三隻錶上果真有這樣的兔毛發見。你昨天也會見過。那時我已將菲雷乞的衣袋驗過。却並沒兔毛。我又瞧海亞特的一錶。也不見兔毛。祇在那錶鑰的管口。却黏着幾根。這分明那錶主人的袋中。並沒這種兔毛。否則。

那毛決不止祇黏在管口。鑽進了鑰管和錶的玻璃裏面。因此。可見那錶祇曾經在一個有兔毛的袋中放過一回。還有那隻烟嘴。却黏着不少兔毛。這也足見和第三隻錶同屬一人。此外那煙嘴在發案的所在發見。顯見又可知這人曾經到鉛粉坑裏去過。觀此種種。那裴克菲的嫌疑。不是已越發顯明了麼。還有一着。你可曾瞧見裴克菲的靴子麼。」我愾然道。「我沒有注意。」森迪克道。「我却瞧過的。他的靴尖上果有鐵釘。因這證明。我才敢在法庭上向他究問。幸虧他也知趣。不等我用別的方法。他便自己承認。現在遺囑既已追回。他也不致有多大的處分。我們這件案子。也可以就此告成了。」

——第二案終——

捧腹

憶

談

秋

麼做呢？」

▲三百元的女子

先生：「約翰，譬如你要想建一座一千元房子，但是你自己只有七百元，你什

約翰：「那我就去娶一個有三百元嫁資的女子。」



古城得寶錄卷下 (續) 天游

第二十回 入牢籠琴痕遭束縛 懷叵測裴特運姦謀

雖是衣裳襤褸，鬚髮蓬鬆，從韋坡目光中看來，此刻的琴痕可以稱為世間絕色。在琴痕這一方面看來，覺得自己正在患難之中，親見韋坡手斃巨盜，也深信他是一個良友。並且希望他幫助自己，回本部落去，也非常歡迎。韋坡起初很擔心，怕給琴痕看出自己同倭克曼勾結之事。現在當面手殺倭克曼，知道琴痕即有疑心，也已冰釋。果然琴痕把他離莊之後，一切事變，告知韋坡。講到太山給倭克曼一槍打倒，生死莫卜，不覺盈盈欲涕。韋坡聽了裝作很關切的樣子，慨然道：「夫人的話，我聽了也替夫人



悲傷。但是這些強盜，同畜生一般，無法無天，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燒莊殺人，是他們常幹的事，並不可異。章齊禮部落給倭克曼同他部下，近來蹂躪殆遍，你們部落中人，不是陣亡，就是遷入南方。夫人故居，已爲盜黨佔領。現在若再向那一邊去，就是自投羅網。爲今之計，我們要脫離這個恐怖區域，只有迅即北行。趁此地的羽黨，還沒有發見倭克曼尸身，前來追逼我們，徑入盜穴。從前我不知倭克曼是個盜首，曾經在他村中作客數天。同他們部下還說得來。我們到了盜穴，可以假傳倭克曼的命令，教留守之人，派人護送我們北行。這種佈置，非常安全。夫人若是同意，還宜迅速進行。這是我們最後的希望，還希望夫人信任我。現在請夫人稍待，好讓我搜一搜倭克曼的尸身。他劫了我一個錢囊去。我們北行需錢，得收回這枚錢囊，纔好應用。」說着，走到倭克曼尸邊，跪下去，想在他身上找那只革囊，不料遍尋不獲。很是懷疑。站起來，循着倭克曼進來時的足印，一路尋出去，直到死馬邊，一些蹤跡沒有。

非常失望。只猜不出是誰拿去的。沒法想，只得快快的回來。向琴痕道：「錢囊遍找不獲，只能另作他圖。此地不能再作勾留，我們趕快走罷。」琴痕本沒有疑心，覺得章坡計策卻也不錯。聽着他自述曾經作客盜村之事，也覺得在情理之中。非淵莊子，既成瓦礫，又落入盜黨手中，已無可再事流連。既經章坡憐尤保護，那有不信任之理。跟着章坡折回阿拉伯村去。雖是從前在那村中做過俘虜，既是生機所在，不得不去，即稍有冒險，也說不得了。曉行夜宿，到一天午後，已到阿拉伯村外空場邊。章坡教琴痕站住。同琴痕商議道：「今天我上村中去，就說是知道夫人脫逃，特地追夫人去的。追到之後，押着夫人去見倭克曼。倭克曼因爲正同章齊禮決戰，戰事正烈，不能抽身。纔派我押回村來。傳着倭克曼命令，將留守村中諸將士內，抽撥一支隊，護衛着我同夫人，星夜北行，覓取他販賣奴隸的頭目，把夫人脫售。這樣一來，既有保衛之人，就不怕長途跋涉了。」琴痕知道他們所處地位，煞是危險，不用非

常手段，萬不能行。雖是不願重入網羅，不過舍此也別無

意。裴特見他一些沒有膽怯神色，態度很是自然。又替倭

他法。所以韋坡纔說出口，他

就慨然應允。韋坡見琴痕中

計，暗暗稱幸。一把拖住琴痕

走出森林，從平陽上直到村

門。高呼「開門。」村中人開

門出來，見是韋坡拉着琴痕

站在那裏，都有些愕然。因為

大家都知道韋坡是私自脫

逃，倭克曼要捉拿之人。今天

忽地自行投到起來。他的大

膽，很使那些腦筋簡單的阿

拉伯人驚異。所以見他站在

那裏，循例都向他行禮。韋坡

拉着琴痕昂然進去。問明村

中留守司令是裴特姓摩汗默德。名就去見裴特說明來

派着幾個人，坐在門外看守。韋坡怕有差池，臨走的時候，



村中人開門出來見韋坡拉着琴痕在那裏有些愕然

克曼追回這個英國女子，居然也深信不疑。前數天若是遇見了韋坡，一定要把他格殺勿論，現在見他拿到逃女，又聽了他一篇花言巧語，不覺五體投地，有說有笑的，同他親熱起來。傳令把琴痕仍舊監原屋之中。琴痕不知就裏，還以為范萊閣真有援助之心。不過在那間屋中再住上一兩夜，就可以救他北去。很不注意的，聽憑他們把他帶進那茅屋去。一到裏面，他們把琴痕仍舊綁了起來。還

還附着琴痕耳朵，講了許多寬慰的話。切囑琴痕安心守候，不必着忙。別了琴痕，走出茅屋，徑回裴特帳中去。一路上想起林中倭克曼的尸身，遲早終要給他羽翼找着。說不定已經發現，在那裏扛擡回來。設或他回來，自己尙在村中，前途非常危險。即使走在他們回來之先，給他們查出倭克曼的死狀，

同殺死他的兇手姓氏，也跑不了。此間路徑，他們非常熟悉，無論怎樣還行，也逃不出他們的羅網。一經弋獲，決無善果。恐怕這一回倭克曼雖死，自己尙難

逃生。心中志忑志忑的想着，已到裴特帳前。走將進去。看見裴特交叉着腿，坐在毯子上抽煙。看見章坡進去，擡起



看見裴特又交着腿坐在毯子上抽煙

呢？裴特把雙眸擠成一線，側着身，把章坡細細的打量着。閑閑的答道：「章坡！我也曾細細想過，你欺騙我主人，

頭來，同章坡招呼一聲。章坡也招呼了一聲。方纔坐下。兩個人默然了好半晌。還是裴特先開口。問道：「兄弟！你這一次同我們主人倭克曼分手時節，他身子好不好？」章坡答道：「他雖是一輩子幹了許多驚人事業，總算得上蒼默佑，一些病都沒有。」裴特道：「那是最好沒有的了。」說着，又抽了幾口煙，默然相對了幾分鐘。章坡想把這件事的真相，慢慢洩漏出來。好手段收服裴特。有意無意的問道：「你問他幹什麼？譬如你知道他死了，你便打算怎樣

主人心中非常恨你，對於你抱着取你性命的決心。他的爲人，只有我知道。他的性情，除了我，連他親身的娘都不知道。他的素來性情，恨了一個人，要恨就恨到底，不肯輕易寬恕他心恨之人的。而對於欺騙過他的人，尤其不肯信任。你明知我主人的爲人，這是他的村子，忽然帶着那女子回來，膽子不爲不壯。方纔初見你面，給你一蒙，確也給你蒙住。現在仔細想來，越想越不對起來。我所以斷定倭克曼已經死了。並且你親見他死的。不然，你決沒有這種膽量回村來的。你的爲人，我所深知。膽子雖小，智力很強。你既非勇敢之人，愚魯之士，安肯自投虎口呢？不過，這都是理想之事，決難作準。剛纔你親口吐出來的一句話，很有些語病。你說：「他一輩子幹了不少驚人事業，總算得上蒼垂佑，一些病都沒有。」這句話表面看，很沒有語病。仔細推敲，卻語病百出。明明說病是沒有，人已死了。因此我斷定他已經死了。你也不必再事隱瞞。好在我又不是他的母親妻子，他死了也決不會呼天搶地的痛哭的。

又何必瞞我呢？現在我要問你，你爲了何事，重來此間？你要什麼？倭克曼同我說。你有一革囊的寶石，藏在身邊。現在還在身邊沒有？若是還在身邊，我可以伴你同上北方。只要你肯把得到的英國女子贖金，同囊中寶石，均分一半給我。我準可助你。你看如何？」說着，目視韋坡，臉上很露出些狡獪神色。韋坡聽了，又驚又喜。喜的是從他語氣中聽來，對於黨魁之死，看得平淡無奇，一些沒有悲悼之色。將來即使發現兇手的真姓名，他決不會替倭克曼報復。驚的是寶石已經給他知道，既是昌言要同他平分，設或給他知道寶石早已失蹤，非常危險。若是自認遺失，他決不肯信。還要疑心隱匿起來，有意哄他。於自己脫身遠逸之事，恐有妨礙。爲今之計，只有承認寶石尚在身邊。答應他的條件。等騙他上了路，再設法刺死了他。高飛遠走。思前想後，覺得這條計策，非常安全。慨然道：「你既是這般開誠布公的說，我就告訴你也不妨。倭克曼確已身死。我從此間出去，就給亞弼沁軍隊拿住。倭克曼南下，剛正

遇見這些軍隊。交起仗來，倭克曼就陣亡了。我卻乘間脫逃北返。你們同伴，恐怕也是全軍覆沒的了。那些金磚，都給他們拿去。這些軍隊，是奉着他們國王梅蘭克的上諭，來搜勦倭克曼餘黨。因為倭克曼上幾個月，曾經去劫掠過亞弼沁國土。惱了國王。纔有這次勦除之諭。我在他軍中探得，他們路徑很是熟息。見倭克曼已死，一定要來洗盪這個村子。我們若不從速躲避，他們軍力很強，一個都跑不了。裴特靜靜聽着，明明知道韋坡的話未必可靠。不過有了這個消息傳來，倒可順勢棄了這村子北走。便也不再詰問韋坡。只問道：「若是我保護着你北行，那個寶石同英國女子的贖金，是要均分的呀。」韋坡道：「那也自然。」裴特道：「很好。我此刻就去傳令全村之人，教他們作個準備，明天一早，拔隊北行。」說着，站起來，要出帳去。韋坡把他拉住道：「且慢！我們得商量商量，究竟帶多少人上路？若是帶着婦孺們一起走，行程必緩，容易給敵人追到。不如挑一小隊精兵，跟着我們走。把大隊扔下，

緩數天再走。臨走之時，故意揚言，說是西行。這樣一來，或敵人到來，問起我們蹤跡，他們一定會以西行相告。這一來可以延緩他們向北追趕的路程。引他們上別條路去。可以讓我們安抵地頭。你看好嗎？」裴特聽了，微笑道：「看不出你這毒蛇的東西，倒會出好主意。依你辦。依你辦。我去選二十個人同行。出村之時，不妨先向西走。」韋坡點頭稱善。一切就照着議決的事辦。琴痕那晚並沒有好生睡覺。次日一早，朦朧中聽見門外交了許多人聲。驚醒過來，看見韋坡帶着兩個阿拉伯人進來。阿拉伯人把他脚上綁的繩子先行解開。扶着他站起。手腕上繩子也解開了。拿些乾麵包來給他吃。吃過之後，把他簇擁着，走出茅屋。那時朝陽未升，曉風拂面。趁大衆不注意，用目光向韋坡打探消息。韋坡輕輕的說道：「一切適如所願，可以放心。」琴痕受了一夜綁縛監禁之苦，神志頹唐不堪，聽了這兩句話，不覺又心慰一些。又停了一回，全隊之人，結束就緒，大家扶琴痕上馬。圍繞着出村，投西而去。走了

半小時，纔折而向北。一路上韋坡不很同琴痕講話。琴痕

行刺的計畫，竟破壞了。沒法想，只得再打別個主意。次日

知道他要哄騙這些強盜，不能不如此，倒很原諒韋坡。不過他見韋坡同裴特

上路，裴特故意把馬一兜，同琴痕並馬而行。原來琴痕上兩次被擒，裴特並不

講話的神色，非常親密，不免有些懷疑。韋坡怕洩漏

在村。前天到村，因為琴痕不過是個俘虜，也沒有去

機密，強制着不敢同琴痕講話。雖不交談，一顆心卻

中看出琴痕的面貌來。覺得他是霧鬢煙鬟，不同凡

永久在琴痕身上。這一天有一百多次目光射上琴

念，人類同然。足足看了一天，所以纔有今天這個舉

痕去。不是看琴痕的臉，就是看琴痕身材。越看越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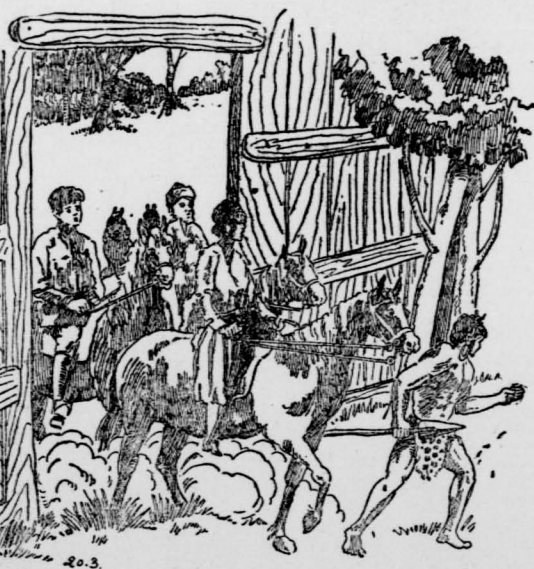
動。他是一個謹慎之人，在先倭克曼在日。譬如這

看到後來，幾乎發起狂來。還虧得琴痕同裴特都不

知道他有這種醜態心腸，不然這一小队的人，早就鬧得

不可開交了。那晚下寨之時，裴特不肯同韋坡一帳，把他

現。現在黨魁已經逝世，還有誰敢來干涉裴特的行動。裴



去而四投村出着繞圍馬上痕琴扶家大

知道他有這種醜態心腸，不然這一小队的人，早就鬧得

現。現在黨魁已經逝世，還有誰敢來干涉裴特的行動。裴

不可開交了。那晚下寨之時，裴特不肯同韋坡一帳，把他

現。現在黨魁已經逝世，還有誰敢來干涉裴特的行動。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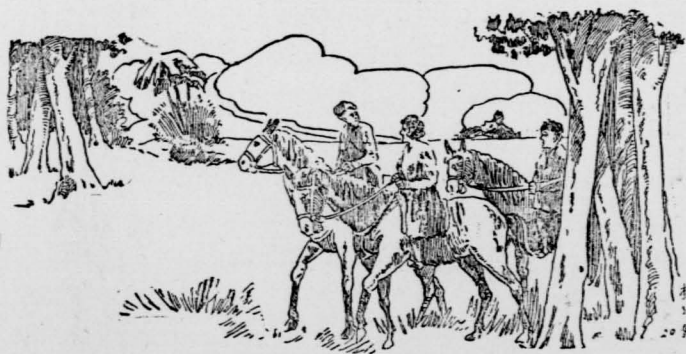
知道他有這種醜態心腸，不然這一小队的人，早就鬧得

現。現在黨魁已經逝世，還有誰敢來干涉裴特的行動。裴

特也知道韋坡是一個絕大的障礙物，不過從他看來，韋

坡是個極可鄙薄的耶教狗奴。好便

好，不好，就把他殺了。獨享那寶石同這女子。明知把這女子送上北方，很可以向他成，屬勒索一筆鉅款。不過金錢同愛情比較，金錢的魔力，遠不如愛情。既是自己愛上了這女子，又何忍將他去換取金錢呢？想到這裏，拿定主意，想殺死韋坡，以便享受美人同寶石的權利。想着，把眼睛移過去，看着身畔的琴痕。他兩只手覺得有些發癢，想去結果韋坡。側身問道：「你知道那個人帶你上什麼地方去嗎？」琴痕點了點頭。裴特逼進一步問道：「這樣說，你是願意去做蘇丹的玩物了。」琴痕聽了把身子坐直起來，掉過了頭，不



把眼睛移過去看着身畔的琴痕

去睬他。這是琴痕深信韋坡。怕韋坡的計畫，給自己辭色之間，洩露出來，壞了大事。裴特見他不睬，毫不為意。接着道：「你若是不避免這件不幸，我裴特摩汗默德就可以救你。」說着，伸手過去，把琴痕右手摺住。摺得很重。他雖然沒有表白自己的情懷，那一種熱烈輕襲的態度，琴痕怎會不明白。趕緊用力一掙，掙脫了手。罵道：「你這畜生。若再來胡鬧，我要喊范萊閣先生來了。」

裴特聽着向後一縮，皺着雙眉，泚着牙齒，冷笑道：「范萊閣先生！什麼地方有范萊閣先生？那厮姓韋坡。是個善於撒謊的劇賊，同殺人的兇手。在康戈國防次，殺了他的長官，來投奔

焚燒你們房屋。這暗中跟隨你丈夫南去，打算乘機劫他的金子。同我講過，他說在你面前，

只充作是保護你的，預備得你信任，好將他騙上北方，賣給蘇丹。這

斷萬靠不住，你想避掉這個患難，

只有信任我表特的一法。」說着，

知道這幾句話，儘足以提醒琴痕。

也不再多言。催着馬向前邊去了。

琴痕聽了這許多話，也斷不定是

虛是實。不過仔細把自稱范萊閣

的人過去的舉動想來，確有許多

可疑之點。一面當他是可靠的良

友，不料他竟是這樣之人。現在聽

了他的謊話，深入重地。想到這裏，

不覺凄然欲絕。行路之後，本來替

琴痕另外備了一個帳幕，給他晚上安睡。這個帳幕，就支

在表特同韋坡帳幕之間。帳前帳後，一到天黑，都設下守

衛。因此琴痕手足，不再加綁。表特

向琴痕面前宣佈韋坡罪狀那天

傍晚，下寨以後，琴痕坐在自己帳

門內，看着那些黨人，在那裏工作。

不多一回，表特的黑奴送進晚膳

來。非常豐盛。有加沙瓦澱粉做的

糕，一碟新宰的猿肉，一碟炸栗鼠

一碟斑馬肉。雖是心中不快，也胡

亂吃了一些。又坐在那裏呆呆看

着帳前那片空場出神。彷彿看見

場上坐着許多韋齊禮部落中人，

笑着談着，非常熱鬧。同時又看見

一個身材高大的偉丈夫，騎着馬，

手中擎着許多月季花，從遠處笑

吟吟走來。正想站起來去接他，忽然都不見了。空場中只



琴痕坐在帳幕內門看那黨些人在那裏工作

剩下許多很下作的阿拉伯人。知道方纔所見，是鄉思迫切，起來的幻象。這個幻象，就是他非洲未經阿拉伯人焚燒以前的家庭。想起從前的盛況，不覺淒然。喉中哽咽着，退入帳中，向那很腌臢的毯子一坐，倒下地去。伏在那裏，吞聲飲泣。哭了多少時候，也記不起來。直到疲倦已極，徑入睡鄉。那晚有個人從黑暗中覓到琴痕帳前，輕輕向守衛耳邊說了幾句話。守衛點了點頭。走回自己帳中睡覺去了。帳前守衛走後，那人又到帳後，同帳後那個守衛，也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那個守衛也走掉了。那個人只纔輕輕的閃到琴痕帳門邊，掀開帳門，走進黑暗的帳中去了。

——待續——



泣飲聲吞裏那在伏去地下倒

捧腹談

憶秋

母親道：「兒呀！你怎麼將你的手指弄傷了？」

小孩道：「是釘錘打傷的。」

母親道：「我怎麼沒有聽見你哭呢？」

小孩道：「我以為你沒有在屋呢。」

食 慾 難 期

奮興如欲食量增進飲食有味必先使大腸清潔
大便通暢有序勿令渣滓阻滯是爲切要因大便
祕結或肝經失調則胃口必失且肝陽上升疾病
頭痛口覺無味舌起厚苔口氣穢濁相繼而作矣
平肝潤腸利便導滯之聖藥首推紅色清導丸一
經服用立即見效丸雖微小乃是微利妙品毫無



肚腹絞痛不舒
之虞
安徽廬江福盛
祥布號汪驥良
先生來函云鄙
人春間曾患便

閉胃滯肝旺等症購服紅色清導丸不數日潤腸
開胃之功效立見足徵是丸有起死回生之力特
此鳴謝韋廉士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
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清導丸一瓶每六
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此 乃 上 海 女 孩

前曾患有胃症現下康壯肥美感謝嬰
孩自己藥片之功力

呂運亨先生係上海大韓僑民團長並上海韓仁成
學校校長其幼女年僅十八個月呂君證書如左云小
女纔十八個月曾患胃痛之疾且大便祕結肚內有風
膨氣而作終夜因而啼哭不已余妻投以卑蘇油即瀉



油以清臟
胃積垢雖
稍見微效
但終不絕
根且小女
服用瀉油
之時極其
爲難於是

決計試以嬰孩自己藥片不料一服立即功效大便通
暢肚痛亦止即能安眠長夜酣睡矣現下小女康壯肥
美鄙人夫婦喜出望外皆自己藥片之所賜也嬰孩自
己藥片乃是韋廉士醫生所特製係嬰兒及小孩之尋
常各症之靈藥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
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各種小說

小說能陶情養性亦爲消遣妙品茶餘飯罷手執一編舉凡宇宙珍聞古今軼事無不足資探討而增奇趣本館出版新舊說部都數百種或爲創作或譯名著或影舊刊宗旨純正文筆清麗茲將種類略舉如下

書小說 上溯漢魏下迄晚清有筆記傳奇演義

平話彈詞曲選等百數十種成古文之淵藪極說部之大觀定價均極低廉備供普通選購

林譯小說 選譯歐美名著有教育社會俠義偵探

滑稽言情等都百餘種爲便整購起見另裝二集各五十種第一集十六元第二集十四元

袖珍小說 內容精美攜帶便利分理想科學義俠

偵探神怪言情等全書二十種定價二元

新譯小說 最近國內文學家創作及翻譯歐美名

著有寫實有浪漫有象徵形形色色各極其妙著譯者均文壇健將當代名家其文學上的價值可想

■細目請見圖書彙報承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社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請將原稿詳細敘明。

四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五投寄之稿，在五千字以下者，不論附稅足退稿信封與否，用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特製三色版信箋信封 (丁)本雜誌。

七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商酌。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投寄之稿，本報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報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九投寄之稿，本報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本報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

地1050(二)

定閱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君如欲閱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遷移或改址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因地址或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事務問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將定號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定號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原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四項原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細開項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方可開項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方實緣遵明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定簿戶太緣遵明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多重非冊太緣遵明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繁四項非冊太緣遵明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此從檢項非冊太緣遵明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查難免檢項非冊太緣遵明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仍特先誤免檢項非冊太緣遵明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聲明特先誤免檢項非冊太緣遵明詳處寄定何名戶數單務必之他處者請向本館或各埠商務印書館接洽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坊

定價	每冊	
	普通號	特刊號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二角	四元二角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一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數現款及兌票郵票一角二分

郵章如有改動得照比例增減

郵費	每冊	
	普通號	特刊號
全年五十二冊	二元二角	二元二角
半年二十六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內(蒙古新疆除外) 本一角三分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 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 即行奉復

(小說世界)



可憐 嬌容 患瘡

主 治

- | | | | | |
|------|------|------|------|------|
| 面疹頸核 | 皮皴凍瘡 | 熱癬圍癬 | 剃刀毒瘡 | 下疳橫痃 |
| 濕熱爛腳 | 小孩頭瘡 | 內外痔瘡 | 花柳梅毒 | 諸蟲咬傷 |

兜安氏馳名藥膏 乃治皮膚病佳品也

上海 江西路 七十二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半每打七元半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